東漢章和殤安順沖質
桓靈獻

袁了凡綱鑑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7

文庫11
D258
7
010190561408

鼎鐫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一

○東漢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寛厚然寵任竇憲以啟外戚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

與 楊終請罷屯戍 介鱗易衣裳 操漢令二千石勸農桑愼選舉順時令理

綱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鑑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遣征西將軍耿秉等救之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終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 介鱗謂蓮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

鑑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 殊異也絕也言其身首異處也 須秋案驗有司明愼選

樂𦊆堂圖書
柳田泉文庫

寃獄詔陳寵請盪苛俗　爲政猶張琴瑟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第五倫請尚寬厚　勤勤懇懇宜在於此　議論每依寬厚

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鑑】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寔在於此上善之倫天性峭直（峭七肖反）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按丁奉曰第五倫性峭覈而言寬厚或若以言不觀行斤之然而矯枉者衛身之功陳善者正君之道矯枉於此而陳善於君倫亦君子矣乎）

【丁南湖曰】予觀陳寵改廿一疏未常不溴其家法之綿延也寵有曾祖名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至肅宗亦爲尚書特建此疏及事和帝爲廷尉議法務從寬恕可謂克孝其祖矣寵之子忠復繼尚書而寬恕仍如父祖范史贊曰施

蘌池中編竹籬以養魚　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後必殃　方言曰飴餳也宋衛之間通語

太后抑封外戚　至孝安親爲上　含飴弄孫　置織室蠶於濯龍數往觀視以爲娛樂　中萬世母后龜鑑　義方家教

于子孫宜公宜卿（二宜字漢書皆作且）蓋謂仁者有後也

【綱】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集覧曰池陂池也籞者禁苑也）田賦與貧民【書法】（志仁民也）

【綱】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目】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淸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按太后俾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

【丁南湖曰】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爲侯豈不大有懸絶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爲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

之善
忠賢萃于一門
馬廖勸成德政
改政移風有其本
讖言有切事実
馬耿同功異賞

終上書勸成德政備諭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于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倚歟休哉

【鑑】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公子光好劍客專諸輩皆善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創而有瘢痕也瘢瘡痕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按戰國策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讀曰髻結束髮也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綱】戊寅三年馬防馬太后之弟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

【發明】馬防耿恭將兵擊羌幸而成功然防由召還恭以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與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耳然則恭有功無罪皦然甚明固已不待参考而後知其為防所構矣

【綱】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勳之女勳乃融之孫也

【綱】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馬廖等以特進就第
問章帝詔諸儒会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何如
學者得成其業
宜如石渠故事
白虎議五經同異
以直言士補外官

【綱】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〇【目】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綱】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鑑】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其專於分章斷句之學也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事見宣帝甘露三年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白虎觀在北宮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綱】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〇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〇【目】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

王省曰襦短衣也袴脛衣也

直士當出入禁闥　棄本失本　廉范五袴　廉范良吏　裴潛張旣其庶幾　骨肉不以遠近爲親疎　欲罷不忍下筆

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思遲猶希望也）〔發明〕（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毋乃棄其本而失其本乎前書于此盖譏之耳）

綱 辛巳六年以廉范爲蜀郡太守○鑑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范字）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則故反）昔無襦今五袴〔書法〕（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末裴潛張旣其庶幾焉若大祝良李固張綱獨以能平盗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綱 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譖陷也）○目秋八月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蒼帝尊屬也詔留京師）帝友愛諸王篤于親親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帝駕祖送流涕而訣八年東平王蒼卒）

綱 癸未八年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以子弟皆驕奢不謹以故之）○目諸馬旣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憲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益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集覽曰毀減損也皇后自貶降故自損其衣服

解酲當以酒　臣之所至願　久念使人驚怖　棄憲如孤雛腐鼠　人主之深戒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　京師肅清

鑑 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公主明帝女也）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乎（愈猶勝也言無異高等也）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綱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目時紆爲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跼曲也蹐累足也）京師肅清竇

李邑毀班超　曾參有三至之讒　班超去妻　班超即遣李邑　度

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貰市夜反赦也

【丁南湖曰】治刑之道強弱是非聽其自至而後察焉豈可以某強某弱某是某非而先執己見哉周紆之令雒陽也下車先問大姓主名要問貴戚若馬竇輩乎謂紆先執已見以張勢而強弱是非之欠悉也夫竇氏之恣橫固矣若馬援戒子之義方馬后保家之謙德故其子孫非竇之比何乃以竇並呼耶彼吏所云閭里強豪或其公論或其私隙正宜徐究之矣而乃槩以茉脯目之得無弱者墮井強者漏網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紆之狂猛何以容於其世也

【目】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后信之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制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

國以簡賢為務　賢以孝行為首　才行少能相兼　士宜以才行為先　貢舉皆得其人　天下樞要在尚書　擬眞以下郎為尚書僕射詔　南陽朱季　朱暉諫行均輸

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〇【鑑】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郎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嗇夫辨給之對深思絳侯周勃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綱】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〇【鑑】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朱暉字文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

天子不言有無

國家樂聞駁議

黃髮無愆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

孔僖以書自訟

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王所宜行。目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黃髮謂老也言謀於黃髮之人則行事無所過詔意則謂暉等賢老之人而無過者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丘瓊山曰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僦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爲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並貧民無產者爲人傭僱之事也不但非明王所宜行雖鄉里之民爲士大夫者亦不可行也章帝爲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爲此豈非武帝貽謀之不善哉

丁南湖曰文季諫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竇憲北征力諫而死足稱死忠者乎而考文季年十三樂刧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托義貫日月是故其子頡以儒著孫穆以貞獻論者謂爲善之報云

綱以孔僖爲蘭臺令史○目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

奉檄喜動顏色

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爲親屈

物盡可復得

詔賜義均米各千斛

直說書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綱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鑑廬江縣名屬直隷廬州府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候之謂伺候謁見也坐定而府檄適至以國命用之以義守安陽令安陽縣名屬南陽彰德府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張奉見毛義喜動顏色遂輕賤義有不貪求利祿之意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有詔召之者曰徵郡國舉擢者曰辟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目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拜議郎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發明按後漢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

詔戒除吏
矯飾
悃愊無華
同殼謂之
不顛

老子曰其政悶悶
希逸曰
悶悶不
作聰明
一世其躋
三代之盛

綱 甚 餘 苛 令 [illegible]

世
不合義 [illegible]

三代之盛何逾此

白衣尚書

祠孔子於闕里

聖主莫不尊師重道

問綱目書巡四居得失何如

章帝文治彬彬

[illegible]

三看曰依違若依若違兩可不決之論

善政可紀之實
肅宗繼美文景
肅宗光增前烈
在位以貞白稱
一夜十往
猶子視之有異
曹褒定漢禮

發明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囚繫與民崇治獄恭酷除妖惡禁錮稟贍貧民賜胎養穀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稟給嬰兒綱目書之足以繼美文景光增前烈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綱五月司空倫罷〇目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貞潔精白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後漢書曰第五倫峭覈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訴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寢與不安然後為私乎

綱以桓虞為司空

綱詔侍中曹褒定漢禮〇目傳言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攣拘刻也攣攣縶也謂刻擬於章句而泥於文辭也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久而無成也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謂會聚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大章堯樂名一夔足矣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儒生難與圖始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作大章一夔足
此制多不合經
瑞應依德而生
由安懼不敢答

胡致堂曰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君臣博徵名儒延以年歲猶庶幾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其繆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綱丁亥章和元年夏六月改元書改元譏信讖也〇目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大典出此二人

綱 曹褒奏所撰制度○目 褒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雜以五經讖記之文

發明 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禮儀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丁南湖曰 按綱目於去年五月書詔侍中曹褒定漢禮今年八月書曹褒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是其易定乎故書曰褒之撰而非漢之禮也禮變而曰制度者以其雜於讖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曰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此其草草之制誠范史所謂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彊幹弱枝

綱 戊子二年 濟南王康 中山王焉來朝○目 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爲虛尚書宋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宜割情歸藩以塞衆望

目 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鑑 太子炟即位年十歲

崔駰書戒竇憲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目 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范曄

陰衛尉克己復禮

保族全身四人

目 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 太后怒憲

竇憲請擊匈奴贖罪

憲懼誅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罪 時北匈奴饑亂 太后從之

竇憲以擊虜自詭

發明 竇憲戕殺列侯於屯衛之中乃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罪人逃死之地哉

贊曰 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性淵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乎人富

章帝長者

范曄曰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章帝仁厚之主

二事白璧微瑕

賀善曰 章帝之爲綱目書詔十六爲愛民恤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章帝東漢賢君

呂東萊曰 章帝繼明帝察察之後承之以寬大如解楚王之獄罷西域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爲東漢之賢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然慈祥長者短處亦相承竇憲奪公主田園不能正其罪竇后譖廢太子不免陷其說此皆優柔不斷之過又如當時班超要功

章帝慈祥長者之過
章帝有好大喜功之失
君德以剛爲主
宦戚迭爲消長
安隗正色自若
萬民天之所生

西域傳有張紆擾動羌胡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奪於人之說不能自守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爲王若於剛上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往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方正學曰 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眞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於中而時自出其所爲又恒過乎嚴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王田園而不能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

孝和皇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后所譖以憂卒養帝爲己子即位年十歲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是時宦官外戚迭爲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己丑永元元年竇憲將行與耿秉擊匈奴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伐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陛下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寒塞數千里

愛民必有天報
中牟三異
燕然刻石勒功
先王戒覆霸之漸
孝文之德深遠
篡盜救焚

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太后不聽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其治邑也有三異焉蝗不入境化及禽獸豎子有仁心是也

鑑 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稽落山在燕然山南匈奴中之山也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燕然山在匈奴迷頓單烏地中稽落山之北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勒功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紀漢威德而還

發明 北匈奴自肅宗以來未嘗書其犯邊今竇憲乘暑興師攻無罪之虜出塞三千餘里獲地書之正以著其窮追遠討之罪

胡致堂曰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則豈可必乎憲所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而致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爲來世之鑒矣

劉九峯曰 戚里之家宜乎厚其賜予而不當委任權力先王所以戒覆霸之漸也孝文之世相不歸于廣國誅不貸於薄昭其慮亦深遠矣孝和幼冲母后當國朝廷兵柄乃歸于憲之掌握是以生事四夷糜費國用勒石燕然誇耀功烈和帝憂幸而倚爲柱石殊不知功愈大而禍愈深矣逆狀既章乃假手宦豎誅之是猶篡盜救焚火未息而盜先入也厥後宦者廢立外戚篡弑相繼迭興而漢亦以亡擅權之禍

以竇憲爲大將軍
饑而食之以毒
不欲令損文母之號
漢出師所未嘗至
安隗素行高
竇憲殺樂恢

良可畏哉

綱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目竇氏兄弟驕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長保其福祐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

鑑辛卯三年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夔任尚圍於金微山大破之(金微山在韃靼國中)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綱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目憲既立大功威名日盛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遺弋季反贈也)袁安任隗奏免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疏劾憲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政

喑嗚流涕
天不可以不剛
王不可以不強
和帝繼孝昭之烈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啼極無聲)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壬辰四年六月朔日食○目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昔王室尚私門上威損下權盛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去事已往之事)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天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綱大將軍竇憲伏誅○鑑時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

胡致堂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衆者鈎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亾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歎息於斯焉

趙雪航曰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橫公卿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爲主於內親黨根據于外也

拒虎進狼
班固著漢書
班昭踵成漢史
問班固司馬遷史漢得失何如
班固信能成名
班固不叙殺身成仁之美
人物志分九等
班固短於

和帝一旦憤然震怒盡收憲黨郭璜等下獄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帶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歟

【鑑】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班昭踵而成之壽妻名昭所謂曹大家者【發考】按後漢書班固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漢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紀表志傳凡百篇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胡致堂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傾敗之釁則又亹亹背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綱】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大長秋宮闈職也○【鑑】帝策勳班賞鄭衆每辭多受少

識而長於文
君子寧質而野
以鄭衆為大長秋
宦官用權自此始
以陳寵為廷尉
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和帝恩義兩得
梁氏不可不復
劉愷讓爵弟憲

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論議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書法】鄭衆與大謀漢室之禍兆矣

【綱】甲午六年以陳寵為廷尉○【目】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書法】建國後廷尉不見于綱目矣於是復書美寵仁恕也

【鑑】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殁之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胡致堂曰】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譖間於內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追復喪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綱】戊戌十年以劉愷為郎○【目】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

有司不原樂善之心 帝幸東觀 特賜魯丕衣冠 規矩權衡不可枉 徵班超還京師 水清無大魚 班君所言平平

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綱辛丑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 東觀漢聚書之所 ○目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也 書法 書幸東觀美崇儒也

綱壬寅十四年六月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挾]

綱徵班超還京師 ○目超在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為超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玉門關在陝西西去長安三千六百里 乃徵超還任尚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 蕩佚大槩 寬大舒緩之意佚音逸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發明 超家貧為官傭書以養母久勞苦嘗

投筆封侯 萬里侯相 後世必有興者 歲時但供紙墨 [借] 終世不過中郎將 封鄭衆為鄛鄉侯 [堠一作候]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

南湖曰 觀班氏兄弟之死可見世人之難料也固之玩意兩都優游筆硯而乃大僇於獄中超之立功萬里艱危鋒鏑而乃令終於牖下雖所遭之幸不幸其知幾與否乎

綱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目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綱封鄭衆為鄛鄉侯 書法 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基於此矣

綱癸卯十五年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目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至是唐羌上書諫止敕太官勿復受獻

以渙子石為郎中
忠良所以為治
問胡氏論和帝过於章帝何如
和帝慈儉之君
和帝收攬權綱
東漢基禍之生

鑑 乙巳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

綱 雒陽令王渙卒○目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胡致堂曰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充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時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質實贊曰 和帝在位綱目書竇憲外非封拜則天變災異而已然其間書陳寵為廷尉書旱蝗除租稅書追使以循行廩貸書詔太官勿受珍羞蓋亦慈儉之君也乃能奮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為謀不遠權姦雖除而閹竪用事遂為東漢基禍之主綱目書封鄭衆為鄛鄉侯重惜之也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太子也生甫百餘日皇太后立之在位一年而崩壽二歲

綱 丙午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目

遣

詔檢敕鄧氏賓客
鄧氏以謙德自居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群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 贊者唱拜也 與三公絕席

綱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騭南陽新野人訓之子也

鑑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 清河孝王名慶章帝第三子也 子祜為孝安皇帝嗣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發明 春秋傳云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年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況下於此者乎

胡致堂曰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舉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當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母氏當陰閹尹得志接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綱 詔檢敕鄧氏賓客○目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

詔舉隱逸選博士　人君以不學　讌會論難衍衍　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擬漢舉隱逸選博士詔　樊準論儒風疏

無所假貸【發明】鄧氏以贊德自居故檢救其家爲甚嚴書之于冊亦足以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爲愈也

【綱】十二月詔舉隱逸選博士○【目】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興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又多徵名儒每讌會讌會合語也讌伊詢反則論難衍衍衍衍和樂貌衍空旱反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期門官名掌執兵送從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謂不施講坐也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謇九輦反難也習諓諓之辭諓音淺諓諓巧言也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南湖曰】人君臨御之始况値式微之運所貴乎匡君者于其短不于其長于其急不于其緩東漢末物間鄧太后耽嗜經典纂誦不休安帝年纔十三好書篤學見學校儒術乃后與帝之所長而且國家多難則此宜始緩者也樊準自少脩儒術乃以此自鳴而投太后之所嗜殊不急時事之所急袞職之所短者重外戚寵閹官輕三公以致社稷危如累卵此臣子所宜心而迫於救焚拯溺者也時維仲長統以此獨奮昌言彼準何無一言助統而爲是迂儒不急之論哉雖然若在治朝則準言誠是也

鄧騭不受封侯　災異策免三公　仲長統昌言　三公之職備員

孝安皇帝諱祜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在邸第時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殤帝崩無嗣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崩○即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綱】丁未永初元年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騭等辭不受

【書法】書不受七其讓也【發考】後漢書曰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綱】五月以魯恭爲司空恭奏川宜順時令

【鑑】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策王言也免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日策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立貴妃拜免三公宰相臨軒策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受之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仲長統昌言曰仲長複姓統名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慍怒也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水旱爲災戚宦所致反以策讓三公讓責也至於死

三省曰輿從使輿也獄囚被掠委困者以使輿處之

三公職思其憂
錄囚澍雨大降
徵鄧騭爲大將軍
關西孔子
衆人謂之晚暮
君不知故人
暮夜無知
震畏四知

免豈不冤哉【發明】鎮撫中外燮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是時戚宦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爲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以行其志盍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也故東漢諸賢病任去之不早雖欲盡辭其責可乎

【綱】戊申二年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〇【目】【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未還宮澍雨大降

【綱】十一月徵鄧騭爲大將軍〇【鑑】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陳禪等【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伯起震字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五句漢書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欲令震自爲子孫開置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

淸白吏子孫
自古以爲名言
謂楊伯起卻鄧騭之辟何如
楊震有不欺暗室之節
郎
楊震燭理幾於未明
衣補猶有所完
大將軍策不可者三
棄涼州三不可
問虞詡論涼州不可

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考異】按史各震教授生徒堂下得三鱣都講以爲有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生自此升矣〇鱣音善魚似蛇黃身黑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若子之曰人與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爲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淸白將雖辭故人暮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知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騭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昧其處人之未精矣

【綱】庚戌四年詔以【涼州】叛守子弟爲郎〇【目】初鄧騭欲棄涼州幷力北邊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虞詡音許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

輕棄若有三其說何如

即

以虞詡爲朝歌長

盤根錯節別利器此吾立功之秋

儒者當與謀謨廟堂

兵不厭權

願寬假轡策

設三科募求壯士

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
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爲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
漢有三也禹善其言更集西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
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掾以安慰之

【綱】以虞詡爲【朝歌】長（朝歌河內邑也）討縣境羣盜平之（一）【鑑】朝歌賊甯季等數千
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鄧騭以前議惡虞詡乃以詡爲朝歌
長故舊皆弔之（慰問）虞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
利器（謂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以譬遇事之難若非奇才則不能治也）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目】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
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權（謂當知權變不宜拘
泥）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閡音愛止也與礙同）【鑑】及到官設三科以募
求壯士（募以財召也）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邑

虞詡捕盜

以采線縫賊裾

設

三科皆王法所當治

虞詡一舉數利

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貰赦之也）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以賊誘賊乃用兵以術也）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傭雇）
以采線縫其裾（後襟曰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禽與擒同）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愚謂有罪不貰若法之正也三科設募若權也正可行於治平之日不可泥於盤根錯節之秋惟遇變而通以權則不泥於常而能制乎變詡不厭權三科之募而卒以收功其通變也夫其達權也夫鈔然豈惟是哉縫裾者權也增竈者亦權也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安得如詡之知權若而與之言兵哉

【胡致堂曰】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
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
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完其轡策使無拘閡
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爲難鄧騭能薦李郃楊震矣
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
信而無其善果不易耶

【袁了凡曰】虞詡祖父經爲吏平允嘗曰吾決獄六十年矣庶幾于東海
公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而詡後歷官尚書經之言驗矣
及詡臨終追悔令朝歌時殺賊過多其中何能無枉自此卅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夫用兵倉卒鋒刃橫加非得已也特經性仁恕類多平反詡
性剛直易流酷烈且詡爲司隸三公嘗共劾其盛夏多拘係無辜至其
苛刻之聲亦豈一朝之積則獲戾于天有由矣惡莫慘乎意一有輕忽

關雎變任進賢

萬騎逐千虜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

虞詡有將帥之畧

虞詡增竈

人命之心天所厭也豈必手刃人哉故觀經謂一念仁刻少異而天道報施已不爽微矣吁可畏哉

綱 乙卯元初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 后姓姊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書法 帝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得姊后卒以亂朝關雎之化進賢宜矣哉

綱 又遣中郎任尚屯三輔 目 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 共出錢買馬也 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 謂隨其後也 掩截其道自窮尚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綱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〇 目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爲武都太守 武都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岐州 羌衆數千遮詡 遮截詡於道路 於陳倉崤谷 陳倉縣是有崤谷今陝州陝縣東二崤是 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宣揚也請朝廷來益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 音抄掠取也 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

見弱示強

封遵棄尚

班勇有父風

十里今而不虞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 追及也 速進則彼所不測 度也 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 見音現示也 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羌衆攻圍用計掩擊大破之 發彊弩貿衣服設伏兵 賊由是敗散一郡遂安 按詡在武都相築營壘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故郡中三年家給人足

目 戊午五年鄧遵任尚同破羌遵以太后從弟詔封遵爲武陽侯尚與爭功徵尚棄市

書法 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而恭下獄鄧遵任尚同殺羌者也遵封而尚棄市馬鄧皆階后而后族之權猶若此當時之公論安在哉

目 庚申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共殺漢吏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 勇班超子也 召問之勇請復置都護屯兵通西域以拒北匈奴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燉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杜根爲宜城酒家保
何至自苦如此
鄧康遣歸就國
詔舉有道之士

綱 夏四月以子保爲皇太子○以楊震爲司徒
鑑 辛酉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帝始親政事帝少號聰明年十歲好學史籀書和帝數稱之故鄧后立焉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后崩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以閻皇后兄弟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目初帝已年長太后久不還政潁川杜根當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穌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 愚按鄧氏漢賢后也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雖十載水旱夷狄侵盗卒俾宇內復豐穰亦其勤政之效矣然帝年甫三十久戀大權略無還政意鄧康以后族之親慮貽傾覆數數進諫忤后斥逐就國杜根幾於殞軀翊世爲是抵罪逮建光之世鄧氏一門誅竄殆盡嗚呼寵利難居盈滿可畏鄧后之賢猶不慮及此耶

陳忠豫廣帝意
仁君廣山藪之大
聖朝無諱之美
薛包有至行
廬外旦入洒掃
加禮如毛義
楊震請斥王聖
政以得賢爲本

綱 詔舉有道之士○目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書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謇難於行也諤直言貌)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孝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綱 以薛包爲侍中不拜○目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不得已廬于外旦入洒掃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中分其財弟子破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包不拜詔加禮如毛義
綱 以耿寶(耿貴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目京閏與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帝乳母也)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樹嬖倖充庭宜速出阿母(王聖)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綱 以劉愷爲太尉○目時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

春秋所以進人於善
以甘陵恩慶臣子
帝王篤化美俗
江都誤爲一拜
明王正乾剛之位
干襲愛乞

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詔從之

綱 十一月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是纔五載而又禁之 ○目 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 謂處家持喪服寧亦告也 顧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 安帝追尊父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尊陵曰甘陵尊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各得其所時宦者不便之竟寢忠奏

袁宏曰 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綱 壬戌延光元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子伯榮詣甘陵 ○目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昔韓嫣 漢武帝幸臣也嫣音偃 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 易王名非景帝之子 誤爲一拜而嫣受毆刀之誅 嫣常與上同卧起易王入朝詔從獵上林天子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馳視獸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王怒爲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嫣死 臣願明王嚴天王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女　元

揖語移日不能去
子國有顏子
牛醫兒
其人難得而測
鄙吝復存乎心
叔度汪汪千頃波

綱 汝南黃憲卒 汝南郡名今河南汝寧府 ○目 初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 郡掾事曰功曹 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爲牛醫 潁川 今河南開州 荀淑遇憲於逆旅 客舍曰逆旅 時年十四淑竦然 敬貌 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師範儀表 既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 顏回喻黃憲也 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 叔度黃憲字也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 悵然失意 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 鄙文吝猶言萌芽之義 復存乎心矣 太原 府屬山西 郭泰 字林宗 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 奉高袁閬字也 譬諸氿濫 氿音軌字從九無點或作沈誤也濫通作濫沈泉穴出也濫泉正出也皆水之小而清者 雖清而易挹 挹音邑酌也 叔度汪汪 水深廣貌 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 淆互交反濁也 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

潛德幽光不可泯
士君子見之莫不服
及門孔氏殆庶乎
閔子騫之德比顏子何如
叔度當居顏氏之科
叔度可至顏子
以班勇將兵屯柳中

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

【發明】憲一布衣也，而得書于冊，至今使人有歎仰之心者，豈非潛德幽光不可得而泯沒故耶？

【范蔚宗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班彪同德大無能名也。晉范汪謚穆侯。隤然柔順貌。淵深不可知也。

【朱晦庵曰】黃憲之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于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丁南湖曰】范史稱黃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是尚未的許孔氏何等人也。及楊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然則叔度有德而但未學乎？故朱子曰：此竟是資禀好，是亦推以其德也。於是綱目書曰汝南黃憲卒。夫憲布衣也，而卒書之，褒德之意至矣。

【綱】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縣名）君。王聖乳母也。自宣帝始推恩阿保，賜物而已，未有封也。至是而封君矣。漢治節欲不衰，其可得乎？

【綱】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縣名）。○【目】時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

張璫陳三策
以楊震為太尉
李常侍國家所重
宜有尚書勅
脩德立行所以為國
何為守東岡之陂
脩道者度時而動

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專制西域，今以酒泉屬國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脅車師，上計也；置軍司馬出屯柳中，中計也；棄交河城（以漢水分流繞城下，故名交河），收鄯善等入塞，此乃下計也。朝廷從之，乃以勇出屯柳中。

【綱】以楊震為太尉。○【目】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綱】十二月，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目】初，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玄纁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綱】甲子三年，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即夜遣使者

楊震不能見幾而作
楊震涓白忠正三公無出震右
惟恐嘉穀害稂莠
楊震處義不精
來歷廷詰
辭皓
來歷守闕不去

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得見日月因飲鴆而卒【發明】楊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矣然當時清白忠正無出震右者乃以諫諍忤嬖倖而死是時安帝保愛群小如護心腹震雖欲效節不可得已知有小人而不知有君子惟恐嘉穀之害稂莠也哀哉【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以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綱】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〇【目】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太僕來歷歙曾孫也要結劉瑋等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歷等辭皆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屬通諫謂近日相要結而同入諫也而今復背之大臣立朝以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

【鑑】乙丑四年三月帝崩于葉年三十一還宮發喪太后即安帝閻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貪立年幼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濟北惠王名壽章帝第五子申貴人所生

書法

發明北鄉既書即位而不書崩明其不成君也不成乎君而書其侯者既陷大寶是罪群臣也此輕重之權衡也

十九侯
大鳥集喪
中牢祠楊震
癸臣皆事後思

子北鄉侯懿為嗣北鄉郡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〇【綱】冬十月北鄉侯薨〇

【鑑】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濟陰漢國名今省入曹州屬山東兗州府即皇帝位時年十一〇收閻顯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南湖曰】北鄉侯即位而天下屬於太后濟陰侯即位而天下屬於宦官漢欲不亡其得乎哉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〇【目】詔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其鳥五色兩翼長二丈二尺眾人共撫抱不驚駭集震喪前墓畢始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發明】祭葬群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故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竇遼東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思也

【後漢書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〇永初元年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也羌既轉盛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台謂三台三公象也衡平也哲智也索盡也謂鄧后專制國柄也

隄防銜轡

從史魚以尸諫

白璧不可爲

容容多後福

左雄有蹇諤之節

胡致堂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横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伐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則漢氏之衰從可知矣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一○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黄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綱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綱皇太后閻氏崩

目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衛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理殯於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進伯玉而退子瑕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帝乃赦出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有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聘義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容容隨衆上下也林希逸曰無善無惡皆欲其怖己故謂之兩容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

待樊英以師傅之禮

樊英進退無所據

隱非君子之所欲

王者務實不務名

亦潔脩之吉士

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綱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

綱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目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壺山在河南南陽府魯陽縣其山圓大如壺形故名前後辟召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帝設壇賜几杖延問得失英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訾與貲通不訾言無訾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若乃孝弟廉謹潔己安分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潔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

南湖曰順帝徵賢而始於樊英其猶燕昭致賢而始於郭隗乎故范史論曰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

李固遺黃瓊書言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設壇席猶待神明願先生宏此遠謨先生一雪此言朝堂莫能抗奪

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仲裔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此諸賢皆徵英之所致惜帝之不能盡也

綱 以處士楊厚黃瓊爲議郎 ○ 目 時又徵廣漢楊厚廣漢郡名今屬四川成都府江夏黃瓊江夏郡名今湖廣武昌府瓊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爲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堅硬也皦明白也嶢嶢太堅易爲玷缺皦皦太白易爲撇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

丁南湖曰 梁冀之威攝衆朝震懾矣而楊厚固辭其贈遺黃瓊力沮其封爵抑此德行誠爲不負所舉矣

十三

李固爲世大儒

二

沈景匡正河間王

鑑 李固字子堅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笈極華反負笈謂負書箱也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毋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丁南湖曰 史謂李固究覽墳籍爲世大儒然則固之爲儒也止於究覽而已乎夫所謂大儒者莫大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爲儒固則未之知也孔子危行言孫以處亂世微服過宋以避惡人惜乎固也自初舉災異一策以至議立清河王薦前後書數萬言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梁冀弑君諸惡滔天固既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惡之道失矣此豈知孔子之所以爲儒哉雖然固以忠節扶漢斃而後巳則所謂殺身成仁力行孔訓者也

綱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爲河間相 ○ 目 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峙立也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

十四

學舍鞠爲園蔬 翟酺請修學校

探籌定后

陽以博施爲德

寧民之道在於用賢

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綱秋九月起大學○鑑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或牧兒蕘豎刈薪其下將作大匠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脩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丞一人六百石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綱壬申陽嘉元年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目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特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爲皇后乘氏縣名屬濟陰封地○綱夏四月以梁商爲執金吾

綱立孝廉限年課試法○目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之道必在考黜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玆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一切苟且也言權時也莫慮長久臣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徒移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考證王荊公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送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鑑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曲禮四十日彊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廣陵郡名今揚州府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應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

孝廉限年察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漢世良吏於玆爲盛

孝廉聞一知幾
陳蕃李膺等拜郎中
察選多得其人
曠代一有
蹇蹇有王臣之節
左雄衰世名卿
問左雄限年之法何如
三公上應台階

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然雄
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陳蕃李
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
多得其人【書法】譏也譏之何興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箋奏非初意矣

【袁宏斷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將舉其大限以爲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不亦偏乎

【胡致堂曰】雖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矣獨於聖賢之語有未諭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强而仕者亦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亦失其義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罪是以爲可乎

【綱】癸酉二年正月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 ○ 【目】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
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台階即泰階也凡六星六符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
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

郎顗條便宜七事
郎顗條陳災異便宜七事何如
王者之法猶江河
李固對策
尚書猶北斗
尚書出納王命
政猶水有隄防

守委任三府長史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
之彌優臣下㥾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念百姓
之勞罷營繕之役二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五
宜爲備禦寇六宜令內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備法令有所
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綱】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 【目】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

【目】洛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
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
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失足
貌措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

整理本朝以安心腹 憂在心腹 以李固爲第一 張衡作渾天儀 張衡著靈憲 龐參忠直 張衡請禁圖讖

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變天下固可憂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

目太史令張衡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作渾天儀著靈憲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渾天儀即璿璣玉衡之遺法按張衡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爲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興

綱秋七月太尉龐參免○目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司隷承風衡言乘勢也按之參稱疾段恭上疏曰讒邪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書奏詔遣使視疾致羊酒後竟以災異免

目甲戌三年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言律歷卦候九宮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起於坎宮終於離宮也風角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讖書也是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誠以事實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畫工好作鬼魅 聽中官養子襲爵 一舉而六失幷 智者見變思形

綱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書法德其立己故也私己甚矣書曰初病漢也

胡致堂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嗣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幷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綱夏四月以梁商爲大將軍商皇后父○目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乃奏記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以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按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道哉 論

綱丙子永和元年冬武陵蠻反○目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

聖王不臣異俗 問郭正稱法真何如 逃名而名我隨 法真百世之師 進君適所以自伐 若音不寤君與宣子殊 良賀獨無所薦

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綱】丁丑二年十月徵處士法真不至○【目】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綱】戊寅三年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目】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趙宣子即趙盾為晉正卿韓厥晉大夫時薦之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目】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景監秦孝公時宦者）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周舉清高忠正 周舉可重任

【綱】辛巳六年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不疑冀之弟也）○以周舉為諫議大夫○【目】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續漢書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商挾回天之勢屬雕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述憔悴之音載謡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危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袁了凡曰】梁商為相每遇歲饑輒載穀城門以賑貧餧文內侍曹節用事則遣子冀與為友夫寒浞之相羿也蓋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伯嚭其近是乎或曰與粟以濟天子之民而曷靳焉不知子路一郈宰耳以私粟飯饑民之作溝者孔子使子貢止之不欲其與魯君爭此民也况后父之尊而公相之貴乎何不一言於朝賑以天子之廩也彼田成氏以大釜鍾私出貸於民國饑而父子相率趨田氏者不聞不生也謂非蠹賊其居以狐惑其民哉

【目】荊州盜起以李固為刺史固到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

李固招弭群盜

遣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李固政爲天下第一

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後爲梁冀所憾徙固爲泰山太守

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鑑壬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分部行案）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便輒取舉喬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阿衡伊尹任也謂保其國如阿平其政如衡）而專肆貪叨縱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袁了凡曰張文紀埋輪劾奸單車諭賊勇當道之豺狼活赤釜之遊魚可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鑑杜喬至兗州表泰山太守（泰山郡名今省入新泰縣爲山東濟南府）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張綱單車詣嬰壘門

張綱恩信降賊

問虞詡守朝歌張綱守廣陵得失何如

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獨單車詣嬰壘門（軍壁之門）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忿公等懷憤相聚然爲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仁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

丁南湖曰鄧隲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盜詡也設畫多方萬賊盡殺及詡死自悔有究獲罪於天而家門不增一口綱也徑詣賊壘慰勞數語不殺一人而萬賊歸降及綱死賊乃爲之服喪或問二人得失何如予曰詡以僞綱以德僞則勞以拙故多殺而有究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

袁了凡曰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人豈能殺之余觀梁冀惡張綱則以爲廣陵守鄧隲惡虞詡則以爲朝歌長蓋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驟起事功彪名於罔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蓋才全則運險爲夷命在則因禍爲福斯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恃勢役智以陷害人亦惑矣然則顏眞卿張鎰之死於賊世謂盧杞殺之也杞雖奸能自爲天乎

蘇章不私故人　我獨有二天　章意欲借以警衆聖人無意　吳祐衣遺孫性　以親故受汙穢之名　增孝廉爲四科

【鑑】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郡名屬冀州太守章行部 巡按郡邑曰行部 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言倚庇覆也 章曰今夕蘇孺文 章字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警衆故舊之恩恐不如此又曰故人可諭諭之使改行可也不可喻勿與飲可也聖人無意章有意甚矣後世小人之薄於故舊者鮮不以章藉口君子無作俑哉

【目】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發明】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者息吏民不欺

【綱】癸未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 【目】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以爲四科帝從之【書法】前有試家法課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弟從政爲四科之一則孝廉皆虛名也書甚譏之

善

手劒當車　愧暠臨事不惑　問皇甫規舟檝之喻何如　君舟民水　乘舟操檝

【綱】甲申建康元年四月立皇子炳爲太子 ○ 【目】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 監護太子之家也 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 從宮中出迎 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 不敢對 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鑑】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綱】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

【綱】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目】皇甫規以梁冀弁不疑專政諷其增脩謙節對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如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

鑿址益高

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賀善贊曰】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后又書赦虞詡左雄書御貢珠書起太學書誅張逵中常侍書擢周舉皆可紀者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孝沖皇帝 諱炳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崩

大寶乃私門之物　天下咸望治平

【目】乙酉永嘉元年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周勃霍光之立文宣戒鄧閻鄧騭立殤帝閻顯立北鄉侯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出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發明】冀貪立幼穉違衆獨行是九五大寶乃私門之物爾其狼愎自用循情徑行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鑑】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目】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

遣

聰　望

此等遂作飛章　跋扈將軍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朱穆戒梁冀

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沖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弒而崩壽九歲

【鑑】丙戌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目】帝少而聰慧常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彊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煑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醫推窮詰也舉案劾也侍醫議立嗣固與胡廣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目】大將軍掾朱穆穆爲梁冀所薦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恭勸講授又

李固許不出此

李杜忠有餘而識不足

李杜不明春秋之義

爲种暠欒巴等薦不能用

胡致堂曰 人臣之罪無加於弒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隷期門羽林士大會中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允與謀者殺無赦焉自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在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屍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君遂曰 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國爲無人焉有大行晏駕明知爲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袁了凡曰 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之刑德合於乾位因引易龍戰于野之文其後適黄龍二見沛國冀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北齊源師以孟夏龍見請雩祭高那肱爲相驚問龍見所在二豎皆窮位將相而粗鄙不學乃爾又唐侍御蕭炅讀伏臘爲伏獵見者李林甫所引林甫寫弄璋爲弄麞讀杕杜爲杖杜何彼彼龍夫氣類相合耶若金合周之雀見衆成元孟之呼陳寄爲陳山可則荒夷醜矣又奚怪也

孝桓皇帝 諱志字□意肅宗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壽三十六歲○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夫

三省曰星而行或曰星行者載星而行夜不遑息也

以杜喬爲大尉杜喬朝野倚望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

梁冀殺李固杜喬

星行者見星而舍

二公精忠勁節

李固之失與揚震比

鑑 丁亥建和元年六月以光祿勳杜喬字叔榮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撓曲也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綱 八月立皇后梁氏

目 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獄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請逮捕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吳祐責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使自引决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臨哭不去喬故掾楊匡星行至洛守護尸喪上書并乞二人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葬遂與亮班皆隱匿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

發考 按張氏言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其視胡廣趙戒輩不翅如糞土也

胡致堂曰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旣名知己則義難中絕苟見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禮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揚震比歟又況

李固不達大臣之義

吾儒進退之良規

孫鳳鳴于衆梟之中

朗陵神君

荀氏八龍

慈明無雙

高陽里

今日得御李君

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若以咈鉉遲回不去豈非特門生故吏可久于位卿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

【尹遂昌曰】其罪於天下慼忍而死故綱目皆不書其故官者良其不達大臣之義也

【趙雪航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寔吾儒進退之良規也是時孝桓昏弱賊臣擅權寺人相濟爲惡漢室紀綱已壞二公抗節而不思引退徒以孑然忠直之身與群邪凶惡爲敵正如孤鳳鳴于衆梟之中豈能勝惡聲之鬭哉

【鑑】己丑三年【朗陵】侯相朗陵漢國名今屬河南確山縣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蒞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潁陰】令苑康命其里曰高陽里取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愷故更其里曰高陽以旌表之 ○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目】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

好學慕古有退讓風

問荀氏八龍何如

共輿同舟

曰梁陳寔俯從之後爲太丘長脩德清靜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祖太尉脩以膺妹妻之【綜考】寔嘗詣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子諶字季方驂乘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侍左右淑孫彧字文若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内有賢人聚之子紀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丁南湖曰】龍之爲德非聖人不能當之故易之取象惟乾爻得以稱龍龍豈凡人此哉荀淑八子時人稱之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吾考靖有至行不仕號玄行先生特一隱逸之賢耳爽晚年赴董卓之召未十旬而取卿相其餘六人史不立傳想無足錄胡爲乎皆稱龍哉蓋好名者交相題榜務在矜衒而黨人之禍此其作俑也

【綱】庚寅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綱】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目】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冀不納

礼記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三省曰綻裂之綻非此義比綻釋補縫也

陵敕羽林奪劍
請
申公憲以報私恩
崔寔政論
濟時拯世之術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
聖人執權定制

綱　辛卯元嘉元年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目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書法　春王正朝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獨陵劾之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

綱　十一月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不依阿於人也〕○鑑　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衣裳綻裂〕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

改

十八史略言方且鞬束其其和鑾

宜明於君臣之道
孝宣優於孝文
達權救敝之理
聖人與世推移
為國之法似理身
興平梁肉
梁肉治疾
註拑持也拑持其勒輈而已失之節矣

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靜也〕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率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始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楚詞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上古結繩而治如亂秦之餘人心澆漓文豈可治以結繩之政〕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若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豈干羽之舞所能解以時勢異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理治紛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興起太平〕之梁〔美穀〕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音様〕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恩寵假貸於人〕馭委〔棄也〕其轡〔繼〕馬駘其銜〔駘達來反銜脫曰駘家語云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故善馭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焉○銜音咸馬口中鐵〕四牡橫奔〔牡馬也四牡天子所乘之駕也犇奔同亂行也〕皇路傾險〔皇大也路輅也〕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拑音虔以木銜馬口也勒謂馬轡也鞬音堅束也輈音舟〕

輸作見安帝永初二年註

賢曰運行也又曰摂接摂飭整也

文帝以嚴致平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崔寔矯一時之枉
斯不易之常道
以朱穆爲冀州刺史
劉陶訟朱穆何如
伊顏化爲桀跖
手者謂

車轅也豈暇鳴和鑾鑾鈴設於轅和設於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趾足也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仲長覆姓統名也山陽郡高平縣人嘗見其書嘆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具首尾曰通置之坐側

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綱癸巳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穆字公叔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目時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穆爲刺史劾奏諸部貪汙者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按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伊尹顏回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

摂

賢曰以酒沃地謂之酹手者曰盞自誓也

太學生請代校作
穆膺貞高絕俗
朱李中興良佐國家之柱臣
張奐以酒酹地
張奐正身潔己
二

首繫趾鑿其額而涅以墨曰黥繫結縛也趾足也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是愚臣所以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書奏不省愚按朱公叔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菜家無餘貲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著崇厚論以刺薄者絕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冀也惓惓懇懇而不能用其疏除奄宦也至於憤懣發疽而卒蔡邕以爲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辟安在其爲貞孤也哉故邕嘗黨卓毋亦譽穆以自解耶

目乙未永壽元年秋張奐擊南匈奴左薁鞬等左薁鞬匈奴王號薁於六反破降之羌豪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丙申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連年討之不能克尚

韓韶開倉賑饑

潁川四長

劉陶鑄錢議

坐帷中講誦自若

書選能治劇者以潁川韓韶爲嬴長（嬴長泰山郡縣令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丁南湖曰】韓仲黃之爲嬴長散群盜賑流民信有德政矣載考荀季和仕歷九辟而不樂就陳仲弓以公平率閭里以淸靜治郡邑釋揚吏之私歸而遠近嘆服送張讓之父喪而賢士倚賴范史以此四人同傳其取類亦當哉

【綱】丁酉三年蝗○【目】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綱】戊戌延熹元年以張奐爲北中郎將○【目】匈奴烏桓燒寅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屠各匈奴別種名）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崔琦作外戚箴

齧臂出血爲盟

五侯

【綱】己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目】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妒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

【綱】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崔琦作外戚箴以風（音諷）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帝大怒乃與中常侍單超徐璜等定議誅之帝齧超臂出血爲盟使瑗等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世謂之五侯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

【尹起莘曰】梁冀之死桓帝特以恣横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

討賊之义白於天下

漢朝諸人盍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害其身汙豬其宮庭然後討賊之義恭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假也吁誠可嘆哉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守令望風解綬
去草嘉穀必茂
徵五處士不至
徐穉非其力不食

【綱】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

【鑑】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〇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清詔使按冀州滂登車攬轡（攬持也轡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鑑】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安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若今之小車）玄纁備禮聘之皆不至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以禮請署

賢曰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後何益也

陳蕃下榻
姜肱同被
魏桓隱身不出
李雲露布上書
李雲不識失身之义

功曹（時蕃為太守）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端方也峻急也）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焉閎（袁安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能事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發明】（梁冀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為之時諸賢不至宜矣列敘書之皆予之也）

【目】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白馬令李雲弘農（郡名）掾杜眾（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有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俱死獄中〇露布謂不封之也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之府也）

【後漢書曰】李雲草茅之士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〇韓非有說難篇

以單超為車騎將軍
拜爰延五官中郎將
陳蕃任事則治
侍中面稱朕違
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文姬謀豫匿燮

綱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宦者為將軍自桓帝始且以見車騎之職非其人也

綱 十月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 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

鑑 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目 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星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 謂桓帝與鄧萬世有舊 封萬世為南鄉侯 契也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 封侯引見與之對博 博戲也 有虧尊嚴惟陛下遠讒佞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丁南湖曰 左傳載孔子云辭之不可以已蓋謂人臣諫君貴乎善為說辭也范氏引此贊爰延不亦當乎延能答帝何如主之問又能諫帝寵鄧萬世之失信乎其善為辭矣

綱 庚子三年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目 初固既不免遣子基茲燮歸

王成有古人之節
傭卜各為異人
以劉寵為司空
擬漢以劉寵為司空誥
吾政何能及公言
劉寵一錢

鄉里姊文姬 同郡趙伯英妻 謀豫匿燮得免於難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 為酒家傭力也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

發考 按後漢書燮從成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後成卒燮以礼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祠焉燮後拜議郎為人亦忠正

袁了凡曰 李固遭梁冀之陷也王成為匿其子燮後陳蕃之戮也蕃友朱震匿其子逸武門生胡騰護其孫輔三公俱得以全其嗣翟公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夫棄歿而背死此市儈也何足道哉至於艱以全人之孤不逾賢乎程嬰許臼無專美矣

鑑 辛丑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 縣屬紹興府 有五六老叟自若邪 溪名 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為去聲每一人謂人也

皇甫規威信降羌　陳蕃諫校獵　陳蕃言三空　置生芻墓前而去　南州高士　問国家事不答　孺子知季偉之美　孺子愚不可及　符融一見嗟異

目冬諸羌復反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綱癸卯六年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目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耀旗楊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綱甲辰七年二月邟鄉侯黃瓊卒○目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稺至進酹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芻草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取此義也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稺字使陳留茅容追及爲沽酒市肉稺爲飲食問國家事不答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饑寒不可得而衣食之而爲季偉茅容字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介者因也言因人以相見也膺與

未有如郭林宗　華夏鮮見其儔　膺泰同舟而濟　李郭仙舟　問陳蕃李膺徐稺郭泰何如　林宗獎訓士類　避雨危坐　殺雞食母　草蔬與客同飯

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丁南湖曰東漢之黨蓋君子以同道爲明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稺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稺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吾惟稺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於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卒使蕃膺輕生嗜進以陷大僇耶或稺泰之失諫則於知己而廢切偲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於至友而棄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舟一榻之誇高也

綱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夷平也踞大坐蹲也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庋板爲閣以藏物謂以所餘半雞置之於庋自以草蔬草粗也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

栖栖不安皃

茅容孟敏何如人
墮甑不顧
郭林宗何如人
林宗隱不違親
徐穉以書戒郭泰

揖勸令從學

〔袁宏〕曰 茅容殺雞養母而具客以蔬也有道見而賢之君子曰茅也賢斯茅母不陶母也昔陶侃居貧范逵過之母曰名士也翦髮爲具以享之夫母也賢苟爲子致客毀膚之不愛而何有於口腹故茅母不陶母也或曰漢世尚辟舉采譽與其竟也俗競僞行夫林宗擧人物之柄以行四方故士有晞心詭理以相中當時以林宗爲成就人才而不悟其反敗風俗也

〔鑑〕〔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 泰以爲有分決 因勸令遊學〔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士泰奇之後皆爲名士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 林宗郭泰字也 滂曰隱不違親 介子推之類晉文公賞從亡者不及子推推與母俱隱至死不出所謂不違親也 貞不絕俗 柳下惠之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援而止之而止不絕俗之事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

郭泰言以爲師表
絕過也
二子以豪傑自置
陳元不罰而化
鷹鸇不若鸞鳳
枳棘非鸞鳳所集

言以爲師表

〔後漢書〕曰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徵明也

〔目〕黃允與晉文經特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 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黃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罪惡而去允由是廢

〇〔鑑〕〔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 蒲亭在陳留考城縣漢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 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 去聲 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 考城縣令改雅州縣 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 鷹鸇之志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 枳似橘橘踰淮北而爲枳棘小棗叢生者 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

泰師非泰友　三公皆人望　楊秉三不惑　楊秉有大臣節　發屋伐樹　化人在德不在刑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破柱取朔　李膺獨持風裁　登龍門

乃以一月俸資香（資助道路之財費與香）使入大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刺以竹簡刺名於上若今之拜帖）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綱】乙巳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綱】夏五月太尉楊秉卒〇【目】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人望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書法】（秉清白忠貞有大臣節）

【目】王暢嘗為【南陽】太守苦豪強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鑑】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夾壁也）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時朝廷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風若鷹隼風飛之謂裁能鑒別也）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劉寬為尚書令　蒲鞭示辱　聖人建天地之中禮者興福祥之本

云〇【鑑】徵【東海】相劉寬（字文饒）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發考】（按後漢書言寬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丁南湖曰】寬嘗擬濟治家治民之常道也而豈可於寬乎劉文饒婢汚朝衣而反問其爛手奴沽大醉客罵畜產而反疑其自殺詳見後漢書使遇豪奴悍婢將何以制之耶且吏民有過蒲鞭示辱似矣黠吏奸民而槩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惡耶若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循良德政善發明漢氏之衰弊者也

【綱】丙午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〇【目】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眾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

此誠國家大福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威明避第仕塗

吾當為朝廷愛才

春秋麟不當見而見

孔子書之以為異

天下規矩

氣災異屢臻臣恐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綱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目規欲求退數上病（猶言稱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威明皇甫規字也）欲避第仕塗（謂規意欲退歸第宅避仕宦之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遂一無所問

綱夏四月河水清○目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鑑初帝受學於甘陵（甘陵漢縣名今改為清河縣屬直隸濟寧府）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

客

三者呈畫諸猶畫可也

南北部黨人之議

書諸生稱

元禮天下模楷

仲舉不畏彊禦

公卿從履

賈彪閉門不納

賈彪為新息長

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譏議揣度也）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晊音只）為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言資備員惟諾而已）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弘農成瑨但坐嘯（說文曰吹聲也）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字）不畏彊禦陳仲舉（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屣履不及躡也）○目岑晊勸成瑨捕誅張汎（宛有富賈張汎與後宮中官用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為宦官所訟晊竟死獄中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晊竟獲免○鑑彪嘗為新息長（汝南有新息縣長猶令也）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掾官屬也欲引南謂欲向城南案盜賊也）彪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驅車北行　此賈父所生

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凡生男則名曰賈子生女則名曰賈女）

丁南湖曰　行仁之道自近及遠賈彪節先不忍於一邑之胎產故不忍於天下之名賢由是獨說竇武霍諝訟黨人之冤其善行仁若乎此太學三萬餘人所以推之為首而與郭泰齊名也

蔡九曰　郡吏傳王吉為沛相民有生子不養者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黨錮傳賈彪為新息長亦按殺母之殺子者以殺子與殺人均罪其法乎且殺人父母以生其子其情理乎夫父子天性也有子而父母殺之其長民者教之無素養之不豫可知已孰無舐犢之愛乎夫制之常産俾俯仰有資也嚴之丕式俾嫁娶勿踰也如是而有不養子者乎信其父母罪矣不然而徒以重法禁之雖其父母日殺而子不能舉也非其父母罪也為民父母者之罪也

張成風角　海內人譽

鑑　河內張成善風角（善風角角隅也謂假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遂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

憂國忠公之臣　陳蕃不肯平署　陳寔先請就獄　皐陶古之直臣　范滂不祭皐陶　諸君分受其咎　一簣力障波流　朋黨之名始于此

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收繫也掠笞擊也）不肯平署（平署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北寺獄屬黃門署）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謂所諱言太切直也）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書法　黨錮諸君子之者取其公忠責之者議其矯激皆一偏之論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是故書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所以甚帝也然二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

發明　當否塞之時君子括囊遜遁猶懼不免乃以一簣之微力障頹波橫流之衝雖欲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益

丘瓊山曰　後世朋黨之名始見于此按東萊呂氏有言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其禍最大且如房周賓客不過學舍中譏訕戲笑之語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哉嗚呼朋黨之禍始於言語之微而馴致於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于天下之廣一世之善類於是乎殄瘁國家之元氣於是乎消蝕遂使後世權姦欲盡除善類以傾人天下國家者往往假此以為名是其為禍非獨在于

皇甫規耻不與黨人

威明西川豪傑

時人謂之李杜

李杜密多所陳託

閉門掃軌

李陵清高

劉勝自同寒蟬

一時而且及于千萬世矣吁後之士大夫尚鑒諸此而以口舌爲戒哉

【鑑】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漢明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塞以防南匈奴自後因之故設此官秩比六百石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丁南湖曰】皇甫威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真豪傑矣乎自薦以平羌虜忠且勇也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薦張奐以代已職辭且讓也史稱其功成於戎狄而身全於邦家良有以夫

【目】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去官還家每見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告歸鄉里閉門掃軌軌車轍也閉其門戶而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寒蟬寂莫無聲喻勝寂默不言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

聞李密劉勝之品何如

霍諝說解黨禍

竇武申理黨人

膺等志經王室

稷卨伊呂之佐

范滂獄辭

得中令聞休揚謂善美之名聞播揚也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袁了凡曰】劉季陵閉門掃軌杜周甫陳託操尚孰當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若鄙似不能言者如季陵常道也造弊之言發詞而出推賢糾惡佐政於理有周甫之志其可也

【綱】以竇武爲城門校尉○【目】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綱】丁未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鑑】時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稷名棄姓姬氏卨音契姓子氏皆舜臣伊尹名摯太公封于呂而虛爲奸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

善善同其清

頓埋首陽山側

范滂不愧夷齊

徃候霍諝而不謝

叔向不見祁奚

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乃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謂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使不得復用也）

趙雪航曰一時黨人互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議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然皆懷疾惡之心不忍小人之肆奸竊政以傾覆國家相與肆為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聞其言而反之己吾有是邪從而改之苟無是邪因此而豫為之戒其於君身國政未必無補也奈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為誹謗寘之於法而又禁錮其終身東氏謂禁錮終身自太古無為之世所未有也嗚呼人君為天地民物之主乃使人鬱結而不附何伸是豈有道之世哉光所禁錮者又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哉

鑑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叔向名肸姓羊舌氏春秋晉公族也○向音享）不見祁奚（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今汝寧府）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䨇考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奈何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為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汪言祁奚為國非私叔向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若明不為己也）

李九曰范滂不謝霍諝以附叔向之於祁奚甚善然或者疑其矯不知是時正以朋黨見責中人之口苦轉相報謝是中之也故有午為以殊其跡此固未易與沾沾者論也

平原獨無所上

平原何得獨無

平原無黨

鑑初詔書下舉鉤黨（鉤牽引也鉤黨謂相牽引其黨與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從事中都官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衆）

丁南湖曰君子於黨錮諸賢褒之則以其公忠貶之則以其矯激史公謙全平原之黨而活千人之命其公忠可尚也抗侯覽之禍書而幾遺棄市之慘其矯激可惜哉

李九曰中常侍侯覽怨史弼遂作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之吏人莫敢近惟裴瑜送至崤澠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昔人列頸九死不恨及下部獄魏劭毀變冠服詐為家僮瞻護之弼受誣當棄

王喬不娶帝女

問楊喬徐孺子人品優劣何如

走卒戲語

市印與同郡人賣印印行賂於覽得減死輸左校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蚤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〇亦何疑焉而孝廉皆義士而猶能以道輔其志者經也卻能以術存其身者權也

目 當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方正學曰 楊喬不任竇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彼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污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力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爲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吾嘗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未與患難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右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其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良可恨也

綱 八月 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

鑑 十一月丁丑帝崩 竇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宏立之時年十二

集覽曰言桓帝本是同宗當立爲後

桓之所以爲桓

封竇武爲聞喜侯

侍講未嘗轉盼

善蕃所以愧武

賀善賓曰 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爲梁冀三年以後所書多爲宦閹其餘日書災變邊事外作報恢恩則事遊畋急征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災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褒者淫祀沿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也桓之所以爲桓也

胡致堂曰 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悦者女寵惟此兩途耳黃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鄧香妻宣而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爲宗社計哉爰延中正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孝靈皇帝 諱宏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無子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壽四十四〇是時宦官之禍毒流搢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閹竪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綱 戊申 建寧元年以竇武陳蕃胡廣參錄尚書事

綱 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 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書法 定策功何議私也竇武忠賢也曷爲書之如梁冀武不能辭則亦不足貴矣故下書封陳蕃不受而善蕃所以愧武也

武

封陳蕃爲侯不受　陳竇更改　同心戮力以獎王室　天下想望太平　望之困一石顯　巴肅自載詣縣

綱 封陳蕃爲高陽鄉侯不受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鑑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天下之士莫不延頸延引也言舒頸而顒望也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相與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焉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宦官石顯譖蕭望之飲鴆自殺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武收宦官考問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決曹節召尚書使作詔板詔板木簡爲之其長尺一拜王甫爲黄門令持節收捕武等武不受詔甫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圍武自殺遂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巴肅始同謀誅宦官事泄宦官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欲與肅俱逃肅不從遂被

張奐封侯不受　蕃武志在爲國　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　竇武發事不密　張奐北州人豪　陳竇八失　胡陳蕃竇武協力誅治宦官而自取其禍　胡氏謂有八失可得聞歟　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

誅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發明 蕃武之志在於爲國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

楊氏山曰 曹節王甫竊夫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剷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悔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東幾夫策收爲己用乃進固違旦使逆敵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胡致堂曰 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隷校尉河南尹未有所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發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而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權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武無足稱矣

方正學曰 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皇后而身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

劉寵斷斷守善

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番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收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猶豫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大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兄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遂使太后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袁了凡曰】張奐明深病爲節所賣固辭侯封及二年青蛇雷雹之異奐復上書請收葬武蕃徙還家屬君子曰奐明北州豪傑志靖譖冤召自邊垣入司兵柄綃孤立無借勢之援後進非同謀之素然耳目之下亦當知世有竇游平陳仲舉矣乃受欺宦豎手刃元臣豈識見之不審與然則雖發憤讓封奚救已成之過與哀改葬徙傷酷死之冤謂之何哉

【綱】己酉二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目】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宮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太傅）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

段紀明不與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三君一世所宗　顧廚俊及

【綱】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爲新豐侯（熲音憬）

【司馬公曰】先王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而已若不分臧否一槩去來悉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然則段紀明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綱】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鑑】初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小人宦官常用事故曰汙穢）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相表榜也）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音育）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追宗者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毋音無其先本陳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封毋鄉遠本胡公近取胡邑故以之爲氏）秦周蕃嚮（蕃音□嚮□反）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

三省曰刊章者刊去並姓名而下其章也

三省曰錄記也牒籍也時聚徒教授多者以千計各錄記于譜牒

尹起莘

李膺自詣詔獄

景毅慨然自表免歸

以千計其姓名

綱目不滿諸賢之意

膺等岳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刊章如今板榜也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謂相鉤援以爲黨也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上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後漢書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書法曰膺已廢錮而猶書由司隷者以廢不以罪故也廢猶不予況殺之乎彼小人欲空人之國非誣以朋黨則不足以盡賢人之類故空之矣然范滂張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非學者所當深考而默察之則得其旨矣

尹起莘曰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一時之人才所謂賢人君子者駢首就殲豈獨人之不幸哉世道之不幸也夫上天生才以遺人君與之共持世道人君不知所重不惟不能用其人而反有以害其人人才不知自重不惟不能遏其亂而反有以致其亂皆非上天之意也然則爲黨人計當如何曰未用則明道淳義以待時勢之可爲而不是已非人以招亂既用則積誠盡討以冀撥拾之可移而不淺謀輕舉以速亂則得之矣

抱詔伏牀而泣

一縣不知所爲

范滂自詣獄

何敢以罪累君

李杜齊名

范滂遺教偁子

郭泰知漢室之亡

郭泰不爲危言激論

汝南督郵督郵官名■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征羌縣名屬汝南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李膺杜密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殄滅瘁病也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詩正月篇註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囚執未知何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將止于誰之屋也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虎濁世而
悲禍不及
○八俊八
顧八及八
厨何如

佰王耻獨
爲君子
足下如何
專取仁義
明廷載半
去

【王荐溪曰】孝桓昏暗不明信任寺人之譖誣枉諸賢爲黨人逮捕下獄向非竇武霍諝伸救之切諸公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正猶出深淵而登平陸盍盤桓林泉之下優游卒歲豈不美乎及靈帝即位蕃即起爲太尉李膺等仍列於朝未幾陳竇二公爲王甫曹節所殺時勢大變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遠舉以避其禍矣諸賢不慮禍患之臨猶悅俊顧及厨之美稱殊不思奸邪娼嫉者厭此清高之名士也及甫節而奏諸公爲鉤黨下諸郡考治諸名士皆被其禍累及親朋身亡家破矣先正有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矧可峻行危言非訐朝政欲救横衰之弊故抹虎狼之吻此諸賢志弘慮淺自求其禍以覆宗也悲夫

【目】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 謂窮迫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也 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肯破壞其家業而容隱張儉 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 明廷猶言明府寧宜執之猶言豈肯執之 欽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 今欲分之謂欲分取仁義之美名明廷載半去 欽歎息而去 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 ○【鑑】儉與魯國 魯國即魯郡今曲阜縣是 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 上奏也讞魚列反正獄議罪也 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 後爲衛尉閭門懸車卒年八十四 ○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出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 林慮山在河南彰德府林縣 隱姓名爲冶家傭人無知者 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載縑帛追餉之不受曰奈何載禍相餉乎 黨禁未解而卒

孔褒一門
爭死
夏馥隱名
避禍
剪鬚變形
奈何載禍
相詢
一掌塞江
河

【後漢書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牢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丁南湖曰】黨人所以爲賢以其義氣之相許患難之相共也而張儉何獨不然哉儉之亡命困迫若能如魏朗尹勳之自殺是亦爲勇若能如夏馥何顒之深遁是亦爲智夫何鼠竄偷生望門投止其所經歷伏重誅者若孔褒輩已十數矣連引收考者徧乎下矣儉雖百死不足以贖貽殃之重也顧乃於黨禁之既解也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尉之榮有閭門懸車之安有八十四歲之壽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人皆爲我害而我獨利有義氣者安乎哉此黨人之所以不皆賢也

問孔褒一門爭死何如

陳寔獨弔

行已立身自有法度

直須見得分明

袁閎土室

方望山曰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而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爲尚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背賜之死則亾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目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頼以全活者甚衆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也亦爲當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袁了凡曰陳仲弓之弔張讓致堂胡氏以擬易之見惡人予以見者謂彼來而我見之若孔子於陽貨也仲弓之弔則往見之矣果其疇昔而知死者則哭其死知生者則弔其生斯亦何過惟夙昔無知而一旦爲無從之弔則彼以不誠之衷納以無因之交不踰情損節乎或曰杜喬爲大鴻臚也梁冀妻死而喬不往會喪則何如曰禮殤者不弔何會喪之有雖然與冀同朝吉凶通之致其惻怛言而問之其可也

目袁閎以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

太學爭慕其風

申屠蟠獨嘆

絶迹梁碭之間

超然免於評論

郭泰明哲保身

申屠蟠見幾而作

泰蟠不可及

戶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愚按袁氏家門富盛子弟驕奢閎獨晦迹潛身不染黨錮之禍其見幾之智詎哉但母殁不爲制服設位處至誦經不移宜時人有狂生之誚也○

鑑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折節者謂屈折肢節以服事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蟠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而受業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首唐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傭也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愚按東漢之世光武之崇儒也舉逸民猶春夏之候也明章繼作則烈而爲秋矣桓靈不若奄宦媢虐黨錮諸賢顛頓摧折至於殞首喪氣覆家亡宗其大冬嚴霜生意索然者乎嗟嗟千載令人爲悯而不平也良可悼哉良可悼哉

司馬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淸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致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亾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鑑壬子熹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

胡廣中庸

大臣爲國柱石 大臣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己任

擣椒自隨

四太尉又爲太傅歷事六帝辟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練達故事明
解朝章（解胡買反曉也）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
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張南軒曰天臣爲国柱石處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己任
盡忠竭力生死以之可也若胡廣者歷事六帝周流四公脊倚
最久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宦豎之間無所匡救甚者定策大議亦曲
從梁冀將焉用彼相哉

趙雪航曰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廣有何德而以天下中庸
稱之廣事安順沖質桓靈未聞出一讜正之言獻一匡時之
策惟取媚戚宦陷害正人滕撫方直之賢爲宦者所惡論討賊功當封
太尉廣承旨奏黜之使撫憤恨而死梁冀專橫共誣李固杜喬下獄固
與廣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之微從茲始矣嗚呼斯言可傷也
哉廣得書但悲慙而已既而五侯專橫李雲上書切諫帝怒詔獄杜衆
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同死此廣親目所擬也靈帝信王甫曹節
之誣目李膺范滂諸名士爲鉤黨廣爲三公曾無片言之諍非但爲漢
庭之罪人亦雲衆之罪人也既不能匡扶漢祚又不能引身而退竊祿
固位與時浮沉八十二歲乃死諺所謂愚福而壽也老而不死鄉原
德之賊廣之謂乎

綱皇太后竇氏崩曹節王甫等欲不令太后配食時太尉李咸病扶輿而
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
還矣因極諫帝乃從之○擣椒爲末而自隨若欲以椒塞口而死也椒味

咸

三省曰延屬者延頸而屬望也

蔡邕刻石 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蔡邕諫行三互法

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

辛有毒

綱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鑑乙卯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字伯喈）爲古文篆隸三
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碑名曰石經使後學取正及碑始立觀摸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丁南湖曰書非儒不傳儒非書不學儒興則書亦興儒廢則書亦廢故
秦政坑儒焚書蓋儒與書必相發也夫書莫大於五經吾幸
五經之入漢也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於石渠閣明帝道五經
師章帝講五經於白虎觀之四帝者崇用儒生而經學大顯矣至於靈
帝則黨禍以興名儒以滅章句以疎而朴第之士賂買蘭臺漆書經字
以合其私文故爲此石刻以參檢之嗚呼聖經所以正君善俗者也賂
之者但以營貨刻之者但以防奸而漢氏尊經之道斬矣可爲四帝一
長嘆哉可爲斯文一太息哉

目蔡邕上疏曰幽冀闕職經時（二州久闕不補）吏民延屬而三府選擧云避三互
（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三
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臣願蠲除近禁不從

溫公曰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
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孝靈之時刺史二
千石貪暴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豈不適足爲笑而深爲可戒哉

曹鸞申理黨人

宣陵孝子

趙苞棄母全城

鑑丙辰五年永昌太守永昌郡名屬雲南道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更考黨人禁錮及五屬五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限內之親也

目丁巳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宣陵帝陵墓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按蔡邕上疏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詔為舍人者改為丞尉

丁南湖曰天子之子孫豈他人所得而冒稱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若孝昭斬之冒稱子輿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而冒稱宣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為舍人及蔡邕上疏極論其非帝亦不聽但改舍人為丞尉然則他姓之嗣漢乃帝之所肯耶嗚呼此其易姓之禍已兆矣

綱十月鮮卑寇遼西郡名太守趙苞破之○目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義不得顧私恩

趙苞急於王事

徐庶於此得之

發明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

程明道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方正學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雖劫母以臨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眾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進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

避

置鴻都門學　士君子皆恥與列　論道經邦之事業可知

毋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袁了凡曰：或問趙苞曰：豫矣。殺其母，授刃於賊耳。然則何施而可？存其母曰：是無策矣，必不得已，戒歸之君，身歸之母，可也，則棄其守土可乎？曰：母子，天性也。舜蓋救殺瞽叟棄之天下而身從父矣，抑不曰在君為君乎？曰：為君者事有大於殺其母也。嬀王國居常社也，以大漢棄一苞，直毛髮耳；於母則軀命也。曰：苞母也賢，宮中伏劍之命矣。曰：雖母命之，庸能解人子之心乎？或曰：身可降矣，城不可失，必有所託而後可。不然，寧守而不遠戰也。第知賊挾質而求，不得所欲，肯置其母去乎？吾為苞計，則不戰而死可也，不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至心之無所解。盜不滅而動乎？昔盜欲犯樂羊子妻者，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仰天自刎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其不殺姑，以樂妻之自殺也。苞挾苞母，苞不戰而死，苞何殺空質之嫗哉？惜苞之為母而不如樂妻之於姑也。世以徐庶繩苞者，庶無專城，其於去也易於苞矣。

綱　戊午光和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鴻都門名也，靈帝於門內置學以教養諸生。○鑑　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列焉。

書法　書識也。道學美事也，則何識於是？諸生皆出併衆，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

綱　以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書法　張顥中常侍衛弟也。張顥以常侍奉弟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

雌雞化為雄　蜺墮雞化　大臣君之四體　蔡邕直諫下獄

業可知矣。○綱　四月，侍中寺雌雞化為雄。書法　侍中寺何內著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宦者兼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此雞而晨變不盡生矣。雌化為雄，其也女化為男，其戕。

綱　六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目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蜺通作霓，虹也，皆邪氣所生不正之象，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聖朝既自約厲，左右指乳母趙嬈及霍玉、程璜等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帝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以私事，下雒陽獄，呂彊救之，徙朔方。

綱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以王甫譖而廢之。○綱　是月晦，日食。○目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救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

事 天下

天子宜弘大務
初開西邸賣官
西園立庫
虞舜比德唐堯
卿直楊震子孫
死後復致大鳥
寡欲帝王之大德
揚球拊髀發憤

舉之士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鑑】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嘗問侍中楊奇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震死後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悲鳴涕下乃去

【胡寅曰】寡欲無求者王之德也夫人主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齒侯多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斷爲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饜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政不束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益奢在後爲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齋其爲來世人主之鑑豈不厚乎

【綱】己未二年宦者王甫伏誅段熲有罪自殺〇【目】初王甫曹節父子兄弟爲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酷熲以輸貨得太尉尚書令陽球嘗

陽

陽

此曹子安得容
呂強卻封
群臣以邑爲戒
呂強有清忠奉公之節
作單圭靈昆苑
先王脩三驅之禮
任芝之樂松論有何如

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雒陽獄磔甫屍

【發明】段熲在漢功亦不少然阿附宦寺輸貨得官當是時守正而斃者君子猶恨其出之不早况熲輩乎

【綱】封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不受〇【目】因上疏陳事言宦官不當妄受茅土又言[illegible]鬻剝貴臣譏阿宦官而加之非令群臣皆以邑爲戒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發明】強有清忠奉公之節且備書其封爵宦寺之非特書不受以著其美也

【綱】庚申三年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欲立之微其兄進爲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得中官固請乃止

【鑑】作單圭靈昆苑單圭靈昆二苑名司徒楊賜賜秉之子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備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故

玄孫

道大如天　大人欲速其功　聖人與我同志　春秋貴息兵　奸宄囊橐　弁髦土梗　放鴟梟而囚鸞鳳　驄馬御史

明瓊臺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由以爲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因蔡降霍非爲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措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曰藏不售與滯同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有父之讎忍恥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託聖儒術者舉是爲笑目五經語孟殆亦奸宄之囊橐耳彼樂於任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謂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爲後人欺世取寵之資不容不辯也

綱壬戌五年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目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目桓典榮之孫也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驄馬青白雜毛書法始書桓典嘉[illegible]也

久

曹操初見

皇甫嵩辭黨禁　數語雅不類傳　春秋褒善貶惡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　安天下者

鑑甲子中平元年初鉅鹿漢郡名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衆共神之徒衆數十萬凡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追捕角等角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閒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郡臣會議北地郡名太守皇甫嵩規之兄子也以爲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強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有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徒者唯張角不赦

綱三月殺中常侍呂強張讓等譖呂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自殺發明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文皆褐宦者書之至呂強則書殺書中常侍豈綱目獨私於強哉蓋涇渭並流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

鑑發兵遣盧植皇甫嵩朱儁討黃巾儁戰敗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賊戰大破之操少機警有權數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嘆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

必是人　治世能臣　如

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邵
而問之曰我何如人邵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操後爲魏太祖）
【丁奉曰】黨人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許劭與兄靖覈論鄉
黨人物皆求其善而非其惡也予考劭與靖兄弟不協劭爲郡
功曹非擯靖不得齒叙而靖以馬磨自給是其傷敗天倫甚矣何以求
人之善非人之惡哉况聖如孔子七十而後從心賢如蘧瑗五十而後
知非惡可以月旦之間决人之臧否也是時黨禍之慘方以覈論爲罪
而二狂之不悛如此幸哉其漏網耶
【方正學曰】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昔人以爲確論余
意劭畏其劫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
狼明王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敢
肆其噬齧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
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
葛公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畧使其遇英
明之主譬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於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
於治世哉
【袁了凡曰】漢許劭能減袁紹之輿服府李德林能去崔諶之車徒劭德
林皆孤介獨行之士也且其力有所勝過能崇人諭制使人意
消神沮於辭色之外固知毛玠典選而貴臣守度長吏柴車從吏徒一行
楊綰入相而上將撤聲樂中丞毀第宅京兆尹減騶從無非異事彼一

集覽　燮即節反

邪正猶冰炭　燮功亦竟不封　賈父來晚

介上而其所樹立所鼓動不已遠哉
【目】宋梟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
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君不詳察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秦白起至杜郵賜劍）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
之罪然亦竟不封○【綱】以賈琮爲交趾刺史○【目】交趾多珍貨前刺史無
淸行故吏民作亂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
安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鑑】盧植破張角
垂當拔之宦者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斬梁角
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以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目】武威太守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
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不從乃
諫鵠曰夫紲食鷹隼（謂養食鷹必繫紲而飼食之）欲其鷙也（鷙音至擊殺鳥也）鷙而烹（音亨）之將何

嵩勸不見正和　吾爲使君謀　孟長史賢人　兵有形同勢異　以崔烈爲司徒　冀州名士

用哉嵩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
初後勳爲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扞衆曰盖長史賢人
汝曹殺爲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群羌服勳義勇送還
漢陽○綱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目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
十餘萬據宛城儁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卒掩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乃
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
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
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
鑑乙丑二年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傅母宮中阿保也蓋當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得之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靳居近反固惜之也可至千萬按烈本冀州名士因入錢爲司徒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爲司徒烈子鈞時爲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銅臭夫烈之汚行固有辱於家數矣而鈞也詢父之過而面斥之夫豈知凱風之不怨哉大抵桓靈之俗以口舌相矜衒以譏訕相攻擊故家庭之間子亦不讓其父如此此天下所以大亂也

傅燮正色拒趙忠　楊會吾之程嬰　陳寔表正鄉閭　不爲陳君所短

綱丙寅三年二月以宦者趙忠爲將軍○目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
傅燮有功未封忠遣弟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
燮正色拒之出爲漢陽太守
目丁卯四年涼州賊韓遂圍漢陽太守傅燮欲狥國難其子幹年十三諫
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燮歎曰汝
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
避其難乎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與戰死之
鑑前太丘太丘縣名今開封府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
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
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後漢書曰漢自中世以後閹豎擅權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彌惛而其風愈

陳先生進退可度

州任之重自此始

民夷懷其恩信

講武平樂觀

講武如是何如

群臣初無是言

清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敎厲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袁了凡曰 陳寔爲郡功曹時侯覽託其吏於太守高倫寔爲補用之及名士不弔張讓之父寔獨弔之私請不可行也而受侯覽之託者以全其主也往見非義也而赴張讓之喪者以全其黨也夫苟可以扶善人而恬小人之心雖汚其身亦爲之所謂大丘道廣者非耶然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擬大丘豈有求於世者君子謂二事也有大丘之志則可

目戊辰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徙治綿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目十月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書法 書講武譏也寇在遠而講武於京師非御侮術也

皇甫嵩擊破王國

避其銳待其衰

天贊之時不可失

掩目捕雀

綱己巳六年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〇目初王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欲擊之董卓曰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吾前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卓大慙恨與嵩有隙〇四月帝崩

班固贊曰 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棲宮衛

賀善贊曰 靈帝居位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絡綱目所無者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

綱皇太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〇目中軍校尉袁紹因勸太后兄何進悉誅諸宦官謂將軍兄弟並領勁兵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

董卓請誅宦官
止沸莫如去薪
袁紹誅宦官
飲鳥喙而攻疾

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功必不成進不聽○鑑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進爲中常侍張讓等矯詔所殺袁紹聞進被害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發明 進之此舉乃飲鳥喙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曾不如不飲之爲愈也綱目書進召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

趙雪航曰 按蘇軾曰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决去之是以癭去而即死漢唐之亡由此故也漢末忠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故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崔胤擊之而勝漢唐遂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死繼之矣噫後之人君自非其國若此尚思所以消導解散之毋使癭生吾之頸而至于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决而傷人之命哉

論漢竇武何進孰優

丁南湖曰 列史之是非必待綱目而後正且如竇武何進同爲元舅同居宰輔同倚太后之威同藉群英之勢同謀誅宦官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信乎其取類之同矣然而猶有大不同焉蓋武之所偕者陳蕃而忠賢相濟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寇賊相資故綱目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官曹節等是褒武之偕蕃也書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責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是乎始定矣

董卓申理黨人
董卓擢用天下名士
董卓辟蔡邕
三日周歷三臺

鑑 帝獨乘一馬從御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有廢立之意遂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是爲獻帝 弒太后何氏

目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蔡邕等爽邕畏卓皆至 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爽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

官

得徵書吳曰而不答
申屠蟠無愧處士之名
以袁紹爲勃海太守
伍瓊等薦拜袁紹
袁氏樹恩四世

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趙雪航曰】爽邕雖貴顯一時一墮損名節一喪辱身命皆弗全其令名也賢哉申屠蟠前知黨錮之禍後識董卓之敗而獨恪守淸操不移高潔之志故處亂世而介然不污與姜徐諸君子同軌豈不謂之明哲知幾者乎

【尹遂昌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爲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眞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袁了凡曰】豢龍損靈養虎奪鉅以其所欲受於人也蔡邕名世逸材荀爽當代耆德皆濡跡於董氏始畏其威旣陷其榮矣雖諡申顯道導諛切隱侖旣無漸逝之高徙深遇甬之慍哲人不爲也

【綱】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綱】以袁紹爲【勃海】太守○【目】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卽拜紹勃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綱鑑十一卷終

新鐫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二

孝獻皇帝

諱協靈帝中子也董卓脇皇太后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壽五十四而崩○獻主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關東起兵討卓
推袁紹爲盟主
君畧不世出
君治天之所啟
政在德不在衆
山東不足加大兵
鼓烈風以掃枯葉

【綱】庚午初平元年正月卓弑【弘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目】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曹操【酸棗】（縣名今改爲河南延津縣）袁術屯【魯陽】（河南魯山縣）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鄭

【目】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旣而又以山東

揚公言得無可思
梁衍獻策說嵩
皇甫嵩舍格天之大業
劫遷車駕入長安
王允內謀王室
王允有大臣之度
孟子救一時之禍

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黄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爲司徒

目 卓素怨皇甫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長史梁衍說嵩曰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

發明 皇甫嵩身爲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倡大義於天下乃束手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梁衍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而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者也

目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劫遷天子車駕入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尹起莘曰 董卓遷都長安綱目書燒宮廟發諸陵而不及民者何哉蓋孟子言民爲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糜爛之禍若夫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爲萬世法必以君宗廟爲重而民次之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

正名分爲萬世法
深得春秋禮經之旨
孫堅舉兵討卓
行酒談笑整部曲
八郡可傳檄而定
公路無能爲
一戰而天下定

綱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目堅至南陽與袁術兵合術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後其子權即位是爲吳王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書法 書據罪專也

綱 以劉表爲荊州刺史○目表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越勸劉表時爲荊州刺史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袁術字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時江南宗賊甚盛表使越誘其帥至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鎭撫郡縣江南悉定

綱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目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

天下不可無君

以劉虞為太傅 劉虞務存寬政

諸將奉虞為帝不受

劉虞欲奔匈奴以自絕

劉虞知義守節

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道還酸棗操還屯河內

綱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綱 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目幽州牧劉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綱 辛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目時韓馥袁紹等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按後漢書論曰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季漢之名宗子也

發明 既不受矣而又書之者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綱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脩塞諸陵而還○目孫堅進屯陽人 陽人古邑名即陽人聚故城在河南梁縣 與董卓戰擊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 袁隗之死卓家屠戮 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復進軍大谷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洛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 在城南甄官井中 引軍還魯陽

發明 自諸君倡義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三省曰踧踖不安貌 集覽曰甄甄延反甄陶也官謂官舍也

除狼得虎

自不安貌

此舉差強人意

諶說馥三不如

袁氏一時之傑

冀州天下之重資

將軍有讓賢之名

綱 六月袁紹遂取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目初紹密要公孫瓚取冀州使馥所親辛評荀諶等說馥曰君自料寬仁容眾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 袁氏四世五公富貴異於他族 馥曰皆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公孫瓚併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勢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

正誤 仰我鼻息今按仗我呼吸之力也

刘備初見

古人貴度德而讓 韓馥以冀州讓袁紹 劉備有大志 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 二人恩若兄弟

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仰待也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易與也)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紹字)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竟自殺(書法 辛評等說韓馥讓紹直書遂何誅意也紹於是不得爲義舉矣)

鑑 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中山靖王名勝漢景帝第八子也)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孤貧與母以販屨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見瓚瓚以爲平原相(備後爲昭烈皇帝)○備少與河東(今河中府郡名屬山西)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目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胡致堂曰 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嫌隙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人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與

玄德行義之修 二人卓然有立 朱儁徵兵討卓 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 揮鋤不顧 寧歆優劣 語經典不及世事 還山專講詩書 邴原清議格物 潛龍以不

目 劉表時爲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

綱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目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發明 朱儁討卓未幾反爲所敗畧無尺寸之功然綱目若有深嘉樂予之意者蓋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

鑑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郡名)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初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目邴原與寧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謂標品之也)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

見成德
問管寧邴原華歆人品何如
名聞在原寧之右不使王彥方知
與布勸為善
盜牛守劍

追惠按寧之養晦葆貞上安其賢下化其德固不可尚已原之剛直而尚口招尤不免如管寧之所譏但亦其有守亦其次也若歆之黨惡悖逆獲罪名教斯為下矣

〔丁南湖曰〕觀寧歆之見金矣寧也揮之而忘情於不顧歆也捉之而矯情於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充之也歆事曹操收伏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即捉金之念溺之也然則二子窮貧雖相為友而晚節末路則薰蕕判別矣〇薰香草蕕惡草

〔鑑〕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字烈）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曹操王佐才
荀彧吾子房
王允誅董卓

〔綱〕壬申三年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縣名）破之遂掠〔潁川〕〇〔目〕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

〔丁南湖曰〕觀人者先聽其言聽其言則知其志矣言而合則從言而不合則去此君臣朋友交際之定法也荀彧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言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居以子房待彧是篡漢之機一言而已露使彧知其不合即當求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議聲其殺耶朱子曰彧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噫善論者其以斯為斷案哉

〔目〕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姓士孫名瑞）密謀誅卓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呂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應聲持戟刺卓趣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暴卓尸於市卓素肥

百姓歌舞於道 伯喈曠世逸才一代大典 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 士孫瑞有功不伐孫瑞有保身之智 王允王佐才

吏為大炷置之臍中光達曙着數日百姓歌舞於道乃詔允錄尚書以布為奮威將軍並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聞而驚嘆允叱邕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字邕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史記譏諷武帝故謂之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卓部將李傕郭汜等遣使求赦不得乃舉兵入長安屯南宮掖門攻允與布戰布敗之布走出關孫瑞不專討卓之勞歸功不伐故得免於難

【司馬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尹起莘曰】卓引兵入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影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王允何功於漢

【又曰】催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嵩領其眾不然因其求赦而赦之未必召禍如是然綱目略無咎允之意何也王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動聲色使弒逆之虜一旦勦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罹不測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

【蔡虛齋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毅於柯亭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毅獨絕識美音於焦尾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悟殺心於聽琴鄰以酒食召邕邕至聞彈琴聲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主人知追問其故邕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有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書經於成均邕訂五經書之刻於太學門外著十志邕作漢記十志有律曆等志議三互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疏七事一事論明堂月令二事論災異之類廬墓而馴兔擾連理生侍毋病不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毋卒廬于墓側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則違近歸其孝同居三世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產則鄉黨高其義指斥宦官至於亡命於江海遁跡吳會而不辛曹節欲害閹之黨頤越奈何董卓一辟劫之以威卓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遂偃

曹操據兗州

曹操遣使上書

霸王之業可成

蹇若不即翻然而應命信宿三遷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卒之座上之歎獄中之死弗獲免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難逭矣而允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袁了凡曰讀蔡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也將擬卓於申伯山甫亦猶新大夫揚雄擬莽伊周與傷哉夫屬其愛則懷畏其威則諂也卓也死假登壇受終安知無懷中之詔乎

鑑　青州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時為東郡太守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兗州刺史綱目書操入據之自稱刺史進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綱　十月曹操遣使上書〇目　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備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張楊河內太守假塗西至長安董昭乃為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

丹起筆曰

曹兗州乃心王室

徵朱儁為太僕

朱儁忠智俱失

墟邑無復行人

公孫瓚攻殺劉虞

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綱　徵朱儁為太僕〇目　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儁前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傕汜刦制朝廷於是諸守相推儁為主使能糾率同盟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俛首就召何耶是時朝命出於傕汜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是果誰之咎與

綱　癸酉四年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綱　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操父嵩避難琅邪陶謙別將掩襲於華費間殺之故操擊謙初京師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進攻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鑑　公孫瓚攻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虞恐瓚為亂率兵討之眾潰被執會有詔增虞封邑瓚誣虞謀僭號脅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建安四年瓚為袁紹所滅

綱　甲戌興平元年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時

程昱說靳允　孝子不可爲心　田單之功可立　爲天下恕人子之情　曹公亦宜遣允　劉備兼領徐州　非劉備不能安此州　公路豈憂國忘家　今日之事百姓與能

綱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目　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三城（鄄城東阿范）不動程昱過范（范漢縣名）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徐眾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此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爲是）

綱　劉焉卒以其子璋爲益州牧○綱　陶謙卒劉備領徐州○目　初謙疾篤謂別駕東海麋竺（麋武悲反竺音竹）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袁術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謂今日之事百姓視能若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書法（備領徐州非有詔命也曷爲不稱自據綱目於備多恕辭正也）

三省曰結好也

外　催

周瑜從孫策　推分而　孫策有復讐之志　荀彧勸曹操取兗州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高光終濟大業　河濟天下要地　河濟亦將軍關中河內

鑑　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舒漢縣名今舒城縣）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謂推結交分愛好也分好並去声）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縣名今爲直隸揚州府）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爲懷義校尉（漢武帝置懷義校尉一人秩比六百石專主郡賊盜巡行所部之處）

綱　乙亥二年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鑑　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李傕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傕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後曹操誅李傕三族郭汜爲其將所殺）

恩 閣

朱治勸孫策歸取江東

孫策威震江東

待昭以師友之禮

【綱】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目】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策舅吳景）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發恩布令威震江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振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範亦自釋褠着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張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悟 而

功名獨不在我

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

陳琳以書喻洪

臧洪投命君親

臧洪瞋目數紹

【綱】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目】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與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期郡將遘厄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孔章（陳琳字）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增兵急攻城陷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

仁義豈有常	一日殺二烈士	臧洪守志不屈	臧洪懷哭秦之師	不忘故主之義 忠臣義士之勸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發明 臧洪與紹本無怨隙徒以盡節郡將守志不屈而已觀其瞋目數紹之語深中其罪而紹不知自反何哉

後漢書曰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衝以紆倒懸之會忿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伍員父兄為楚平王所殺員奔吳伐楚入郢鞭平王屍申包胥如秦乞師日夜哭不絕不飲食七日秦伯為之賦無衣包胥以秦師敗吳吳乃歸昭王復國○愚按洪之激烈戀戀故主之思其忠憤亦足悲矣竟阻於勢而不獲逞詎可槩以存荊之績訾之哉

綱 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

發明 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以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揚韓奉駕至雒陽	荀彧勸曹操迎駕	義士有存本之思	問大順大畧大德何如	董承潛召曹操

鑑 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呂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布自稱徐州牧

綱 七月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鑑** 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荊楚木也棘小棗叢生者)依墻壁間曹操在許(許今許州)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帝為義帝縞素(縞縞之精白者)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輿旋軫(軫車後橫木也旋軫猶言回軫)東京榛蕪(榛鋤臻反木叢生之貌蕪荒穢也)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目** 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奉值董承患暹矜功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洛阳

曹操遷帝於許

操引董昭問計

此孤本志

董昭臣屬意的

操與彧昭厚薄之分

曹操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

漢帝亦寄生之君

虞翻諫孫策出獵

白龍困於豫且

【發明】操因董承潛召擁兵向闕脅制朝廷天子在其掌握故以自爲書之惡要君也

【綱】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目】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胡致堂曰】前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彧爲謀臣操既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廣語而意的矣此操與彧昭厚薄之分歟

【尹[?]家遇曰】自董卓肇亂天子奔走未聞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夫洛陽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脩復經理今乃棄其故居移駕至許何哉故綱目書曹操遷帝于許則其詞意而有專意兄謂[?]之遷帝則所遷者止于帝之一身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漢帝至是亦寄生之君耳

【目】孫策取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降策自爲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獵輕出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豫且姓名也且七余反按李太白詩白龍改魚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爲魚徒勞訴上帝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萬乘而從布衣飲臣恐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請以大將軍讓紹

公達非常人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

真吾主

以孔融爲將作大匠

孔融尊事

【綱】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目】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綱】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目】初操求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攸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嘉初見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按圖霸以得人爲大本二子歸操漸業始此矣

【綱】以孔融爲將作大匠○【目】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執子弟禮

字

鄭玄　鄭公鄉　此民望之不可失
棗祗請建置屯田
募民屯田許下
起祗成峻
郭嘉諫操殺劉備

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左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鑑　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之糧穀（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餓則寇略飽則棄餘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併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愚按祗峻建許下之屯不過爲曹瞞篡奪資耳尹氏謂綱目書以予之失其旨矣）

目　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豪傑猶懼其未也今

紹以劉備爲豫州牧
袁渙顏色不變
昭烈有存漢之心
綱目有予昭烈之意
劉表緩於勤王
高祖智勝項羽
曹操十勝

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方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爲豫州牧遣東屯沛（沛縣名屬直隸徐州）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乃止）

發明　綱言歸許則見其歸天子也綱言詣則出於朝廷而非操所能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有予昭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

綱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發明　時權臣擅命宗國傾危袁表兵強地廣不能乘時奮發掃除亂畧而所爲乃爾書非美之正以譏其緩於勤王不知時務云耳

目　丁丑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

曹操用人惟才
問荀彧郭嘉論紹術十敗操有十勝其詳可得聞歟
荀彧薦鍾繇
屬以西事可無憂

於寛紹以寛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寛内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内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紹雖強無能爲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侵擾關中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表繇持節督關中

在德不在強
用德同天下之欲
金尚能不爲術所汚

【綱】袁術稱帝於【壽春】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以其字公路術亦邑中道不知乃曹魏之讖當塗而高象魏闕也言當代漢者也殺故兗州刺史金尚術欲以尚爲太尉尚逃去術殺之○【目】術謂張承曰孤以地廣民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也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發明】袁術僭逆金尚能不爲所汚故書殺書官所以予其死節也

【丁南湖曰】信符讖者雖賢如光武亦玷盛德況其他乎袁術初爲南陽太守天性驕肆以符讖自矜遂懷不軌乃至竊僞號即皇帝位既乃淫侈滋甚尋取敗亡此既足爲符讖之戒亦爲袁安後裔可惜也

拔戟斫几
養虎養鷹
連雞勢不俱棲
此吾樊噲
楊公四世清德

【李九我曰】五世相韓扮之深誼之文義及乎韓亡存乎必報張子房之志也也五世相漢因其衰乘其利而窺伺神器紹術之所以爲賊也

【鑑】始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袁術字也術遣使告呂布求迎婦登父陳珪說絕其婚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食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目】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合兵並到勳營勳等敗走殺傷殆盡

【綱】秋九月曹操擊袁術破走之○【目】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目】楊彪與袁術爲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楊震畏四知楊

楊公海內所瞻

陳宮有智而遲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秉三不惑楊賜議論切直楊彪名震四海海內所瞻可以表民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寵按彪獄乃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綱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目初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操自擊布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宮請死操曰柰卿老母妻子何宮曰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頓

君子之勇貴以義

天下固可圖

瑜肅渡江從策

寧識神亭時

知己勿憂不如意

華子魚牧御方規何如

捨我當復從

蘇老泉曰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能久生也呂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城飛塹陵將斬虜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爲人用或負此而輕彼或攻彼而捨此暴橫驕淩衆共惡之而卒爲曹操所擒是其勇也豈不如虎狼哉雖能傷人而不知有檻穽之可虞卒肉食於人耳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也

綱以劉備爲左將軍備從操還許操表爲左將軍禮之愈重○綱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目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爲侍御史周瑜魯肅知袁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太史慈於南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音志記也神亭時邪興平二年策攻劉繇於曲阿時慈爲繇將遇策於神亭二人前鬭會兵赴而解散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會劉繇卒揚州士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并觀華子魚子魚華歆字也衆欲奉歆爲主歆謝之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太史慈字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

勇

王者曰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

從譙 子魚良德

紹袁

義者無敵

沮

廟勝之策不在強弱

不許分兵守官渡

詡言從操有三

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併之志

【綱】己卯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瓚自焚死

【綱】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遣使歸帝號於袁譚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備邀之術復走壽春憤惋嘔血死【書法】史稱操厚遇備以爲豫州牧綱目則書詔史稱操表備爲左將軍綱目止書以史稱操遣備邀袁術綱目則書詔所以殊備於操也殊備於操者全備也故曰綱目於劉備多恕辭

【目】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沮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紹納郭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開封府東中牟縣

【目】賈詡音許勸張繡降曹操張繡以爲袁紹強曹弱又先與操有仇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曹公衆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率衆降操

鹽國之大寶

強本弱敵之利

劉表遣韓嵩詣許

此萬全之策

韓嵩守節

【目】曹操使衛覬鎮撫【關中】覬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爲部曲兵家遂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綱】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目】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竟不至亦不援操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

王　吏

嵩不負將軍
韓嵩能盡使人之職
韓嵩尚知君臣之義
華子魚自有名字
中州常懷瞻仰
華歆謙光之譚
孫討逆用兵如神
華歆葛巾迎策

表強之至許詔拜嵩為侍中零陵太守及遣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發明】綱目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書遣嵩詣許則見其有頓盼觀望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之職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予表也

【目】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因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有名字華歆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謂前會稽太守王朗也元年孫策擊朗降之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會稽謙光之譚與談同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歆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撓心交臂位奪節墮咎孰大焉○夷謂伯夷皓謂四皓無此輩韜光隱晦之遺風

遣

魏功曹在公盡規
劉備起兵討曹操
英雄惟使君與操
方食失匕箸
曹公自來未可知
董承親受密詔

謂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

【目】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綱】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目】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和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即漢沛縣屬徐州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書法】討賊義重綱目重以予人也必若劉備然後可以書討矣【尹氏曰】自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

范史立義頗精

劉備人傑

田豐舉杖擊地

雲長三約

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所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者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其垂世教也大矣

袁了凡曰劉備首事雖顛躓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視天下亦何有然猶曰劉備人傑也曰劉備吾儔也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誠敬而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不聞有劉備斯所以爲袁術耶

綱 庚辰五年春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 目 時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攻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禽關羽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 雲長謂張遼曰吾有

秉燭待旦

二

關羽刺顏良

沮受臨濟以嘆

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得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其不允吾必不降以明己志操從之封羽爲漢壽亭侯時備妻甘糜二夫人亦爲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待至天明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書法 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則曷爲不書故書殺書討是以討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賊與承何操之入承爲之也

目 操遣軍官渡 城名 紹議攻許進軍黎陽 黎陽今濬縣是屬直隸大名府 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 白馬今滑縣是屬直隸大名府 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南操陳輜重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良將兩戰擒之紹軍奪氣 按雲長之報曹世多疑其非以爲迯死青州非雲長之王乎使羽殺良而紹殺備是假手於袁以戕其主也余以爲不然方雲長之依曹也惓惓於三約之從其與玄德不啻弟昆骨肉以操之梟

雄豈不逆料此乎豈不能制其手足而俾其罔聞知乎雲長何由知玄德之在袁而紹之將即劉之將耶故其斬袁也將以報曹也其報曹也將以歸劉也尚論者曷亦度其勢而諒其心哉

關羽報效曹公　羽奔劉備於袁軍　彼各爲其主

【鑑】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丁南湖曰】操之携羽也禮之雖厚亦不過拜爲偏將軍耳豈若劉璋之於昭烈而竭力以事之乎及羽殺顏良以報曹則無德不報乃羽之素志而昭烈之取劉璋也何羽之無一言諫救耶豈羽之忠厚之道惟以自善而不以責君耶蓋操之小恩羽非誠意報之也畏威也求生也璋之大德備非遽爾忘之也急利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操則安得全生而歸漢備不取璋則安得立國而嗣漢苟有爲漢之心則於昭烈君臣之事恕焉可也

【李光縉曰】主存則歸此侯心也主亡則輔非侯心也侯第爲權宜之言以復曹而德之請耳使先主不在袁紹軍侯豈終歸曹哉侯之報曹非報曹也報其爲漢而生已也侯豈不知曹之生已非欲爲漢但當是時先主東奔西馳未有所定其所與共興復者惟侯侯亾則先主之勢孤而漢事去矣侯故以爲有德於漢而欲報之也人謂侯報曹爲厚曹吾以爲薄曹惟其薄之故但報之投桃而報李非報之厚者乎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矣侯之事先主是也雖然後猶有爭容之釋何此釋曹也非報曹也吳強而漢弱吳非無事之國曹亾則所圖將在劉矣侯所以爲吳之敵而峙其三分之鼎也以等之白馬南城之役謬哉侯之言曰丞相之恩滿有所報滿者盡之謂也一報之而已盡矣再報乎侯之心昭然如日矣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　可與共成大業

【目】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會爲所殺【吳郡】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而射（音石）之中頰創甚呼弟權代領其衆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閒與天下爭衡（衡與横通喻人並高曰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年二十六）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李九曰】孫策將終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卿自取之漢先主臨殂謂諸葛亮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自取之其指同乎曰劉禪闇弱知子莫如父昭烈君臣誼均父子志誅漢賊彼猶此也子不可輔勢當輸款堯舜禪讓理有變通策之量弟明若觀火保安江東自謂弗如而況子布豈情言乎

【目】陽安（郡名）都尉李通急斂戶調（急斂綿絹）【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

一方安危之機　是天下之大機　用奇之時不可失　袁紹殺田豐　曹袁所以興亾

百姓困窮隣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彧郎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郡內遂安

目袁紹軍陽武曹操分營堅壁以衆少糧盡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操乃堅壁持之以輕兵襲破其屯（在故市烏巢）盡燔其糧穀紹與八百騎渡江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量喜慼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目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袁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譖曰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類纂曰（曹操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

周瑜薦魯肅　權引肅合榻對飲　髀裏肉生

興亾　平）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目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目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縣名）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縣名今屬河南南陽府）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陛股骨也股外曰髀）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綱壬午七年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三子譚熙尚紹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欲攻尚

目譚別

兄弟左右手

曹操責孫權任子

言臨人南面稱孤同

臨春秋異事同意人當先自治其本

譚尚相攻

罵王脩諫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

綱 曹操責孫權任子 任子猶言質子也 權不受命○目 時操下書責權任子爲質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 孫策字 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君子謹曰 曹操刼遷天子劉表王室寖微勢已成乃欲越江漢而責人難矣綱目書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其與春秋書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異事而同意是皆以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戒後人當先自治其本而已

目 癸未八年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又與尚書曰青州 指袁譚 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寬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

辛毗附譚遺田父之獲

天下之難未息

操領冀州牧

足下意以爲何如

是韓盧東郭 按戰國策韓國有良犬名曰盧東郭之外有狡兔名曰㕙 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群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乃許譚平 平和也

綱 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綱 乙酉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目 初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故出奔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

舉大事當立大義卒玠志以厲事君

以荀悅爲侍中

荀悅作申鑒

閱荀悅論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可詳其實

敘賞罰之精華君子化其情

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今卒玠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年操擊烏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

丁南湖曰袁安盡忠帝廷平反楚獄仁心足以裕後故子孫累葉宰輔蓋爲善之報也然盛久必衰誕生術紹秉董卓之亂各竊茅土紹乃剛狠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奚而不滅乎

綱十月以荀悅爲侍中○目時政歸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豊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賞妄行則善不勸矣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參考按後漢書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垂拱揖讓而海內平

以仲長統爲尚書郎

仲長統昌言

天道常然之大數

劉備說表襲許

綱丙戌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爲尚書郎統乃荀彧所舉○目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爭戰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銜馬口中勒以行馬者紲系也以繫馬者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已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遂至熬天下之膏腩斲生民之骨髓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之哺乳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綱丁亥十二年曹操北伐烏桓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

事會豈有終極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孔明自比管樂
識時務者在俊傑
孔明臥龍
此人不可屈致
劉備三顧孔明
荊州用武之國

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

綱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 鑑 初 琅琊 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襄陽邑今荊州是）（乃南陽南郡之一地家於南陽鄧縣號曰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伸同）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沔水二名與漢合乃入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今蘇州）西通巴蜀（二郡名）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

天所以資將軍
益州天府之地
劉備孔明猶魚水
司馬徽有知人之鑑
德操水鑑
劉備業定於隆中
三國人才之盛
巍然三代之佐
問孔明方子房何如
劉備敏於

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財物所聚曰府言益州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爲臥龍士元（名統德公從子）爲鳳雛德操（徽字也）爲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

書法 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胡致堂曰 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斷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頗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曹操
天下第一
流
吳魏諸臣
無能對
一世人龍
抱膝長吟
功名事業
彪炳顯著
孔明不肯
苟仕
孔明声大
义於天下
翊扶正統
之志如日
星
與聘莘訪
渭一轍
曹操自為
丞相

尹起莘曰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矣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託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哉

袁了凡曰 諺云丸驤慶霄不繼豢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倫之籠其諸葛孔明乎當張昭薦於孫權亮不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余以權之雄畧豈其不能盡亮正亮不樂為權盡耳方龍卧南陽時適心帝室之胄久矣視仲謀席餘威據江東蓋盜而竊者而足任孔明乎曹操亦遺人招之亮陳不顧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等於汚朝也蓋厥幾知孔明心矣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之名故殺禰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若殺孔明而口寔於天下士操所不敢也及辟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刼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懿則可以富貴動威武亟也又自度能用懿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孔明之辭徵而不能容懿之索價也

綱 戊子十三年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目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琰玠並典
選舉
舉用皆清
正之士
士以廉節
自勵
天下人人
自治
司馬懿非
朗所及
顏回復生

發明 操自欲尊異不肯復使人得與己同列之意自隱然在其中矣

袁了凡曰 懿之不樂為操用其薄操耶及躬秉魏政復蹈操逆轍萬世稱國賊者必曰操懿匹軒輊焉嗟夫人豈有常也哉而操聞懿有狼顧相故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丕素善懿每全護之夫以操之猜也中夜聞逆旅器聲而閭其家藏焉何有於懿而留之蓋患吳蜀為梗而甚愛懿之才欲藉以撓其成功抑亦謂丕之足以制也豈知二方未齊而丕先斃殂耶凡此皆天意雖懿之多智不得而與也

綱 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目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御史大夫郗慮承操旨奏融在北海欲規不軌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操遂收融并其妻子殺之 後漢書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

琨玉秋霜比質
孔融名重海內
慨然有烈丈夫之風
此人中龍
琦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升樓去梯
重耳居外而安

以孔公之正色不容弑逆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扎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全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胡寅曰】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其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因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虞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蘇東坡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又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

目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及曹操擊表會表卒琮嗣未幾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之時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

以琮不忍取荊州
濟大事必以人為本
玄德情感三軍
玄德終濟大業
徐庶辭備詣操
張飛拠水斷橋

琮刦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為也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目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南陽當陽縣今屬荊門州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字飛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此帝王之資
魯肅說備共治曹操

目曹操進軍江陵收用韓嵩和洽等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操以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集覽曰存恤問也錄收拾也謂不存恤張松而錄用之

鑑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請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會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謂備曰孫討虜孫權爲討虜將軍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樊口在江夏郡鄂縣

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丁南湖曰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之初見肅與劉備之初見亮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之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之說備結孫權其爲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業驟日就矣陳壽稱其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良有以也惜乎肅之早喪而不獲享權之報也噫

劉孫合兵拒曹
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豫州英才蓋世
非豫州莫能當曹操
強弩不能穿魯縞

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程普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鑑時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江東劉豫州劉備嘗爲豫州刺史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田橫故齊王榮弟不肯降漢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江夏春秋時謂之夏汭漢更名武昌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

成敗之机在於今日
魯肅劝權召周瑜周瑜決計拒曹
天以君授孤
拔刀斫案

（艇爲輕細故謂之艄編）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且衆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在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

天以二人贊孤
此自足用
黃蓋計燒操船
孫刘大破操軍於赤壁

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周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字）等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逆操以魯肅贊助方略劉備在樊口望瑜船往見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兵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赤壁（赤壁山名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烏林與赤壁相對）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戰船也上下重板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著音逐）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騎繼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遂引兵北還

帆

赤壁成功若是之捷
觀柴桑之說可見
草廬所以語先主識時務亦識天象
魏武長於料事
劉備有蓋世之才
孫權勇而有謀
問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何如
赤壁之戰為張本
問孫劉赤壁之戰何如

〔徐明〕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歟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亦可見矣

〔胡致堂曰〕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折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甯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先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蘇東坡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琮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大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乃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李舜臣曰〕東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潛移漢鼎荊州之役長驅數十萬眾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尚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并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老瞞操小字阿瞞義師之勝氣大振於東南江東君相儻能乘此之銳躡彼之困命一二驍將間道銜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輩以大兵躡之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乎孫劉不知出此也然曹操既遁荊楚既平其意謂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境不當使足於是關羽周瑜雖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從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荊州而繫三雄則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且荊州當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因也然愚以為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柰何周呂之徒眷眷於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為者哉

孫劉不知出此
荊州為餌漁天下
一荊州而繫三雄
荊州當吳蜀之衝
孫劉縱敵以爭荊州
周呂之徒眷眷於此
問赤壁之戰用火攻也東南之風未可必也使轉而西北則將何如當時謀豈萬全之勝策

〔丁南湖曰〕周瑜黃蓋之戰赤壁也利於發火而火之發也利于東南風耳風之起滅盤旋頃刻變態況大江之內颶風不測向使其轉而西北則瑜蓋之謀適以自焚耳其哉斯戰也斯時也而剛滿斯風也乃知操之逆天而天之禍操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故聰水之風漂泊之冰皆助高光之大順而此風揚航竟使老瞞喪長驅之膽而昭烈存如綫之漢嗚呼豈非天乎

〔袁了凡曰〕曹操赤壁之挫不勝敗衂矣後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挫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戰者不諱敗若蕭諱敗乃至飾強辭於事主之前偷鍾者掩耳可笑

冬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敘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皆降之。四部，俱屬湖廣道

【目】己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時劉琦卒，故權表備領也。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幹笑終無所言

周瑜雅量高致

【目】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蔣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蘇秦、張儀，皆遊說士。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愚按：蘇子瞻有言：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怒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天下之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

【綱】庚寅，十五年，春，操下令求才。○【目】初，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當時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撿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乃下令求才。

大

王省曰撿束也撿押也

貴処中庸為可繼

曹操自陳伐功待天下清乃出

問曹操自陳伐功及讓还三縣何如

言

【綱】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書讓，譏偽也。○【目】下令曰：孤始於譙今直隸亳州東築精舍，欲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遂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後領兗州，破黃巾，沮袁術，摧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或見孤強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耿耿，小明，心有所不能忘之貌。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鬲猶言胸鬲也。然封兼四縣，何德堪之？今讓還三縣還陽、柘、苦三縣，戶二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

憂

此言皆肝膈之要

曹操讓还三縣

曹公此令有是有非

【胡致堂曰】曹公此令，有是有非。墓道之題，乃其本意；厥後熖熖上燎，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己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

刘備求督荊州
蛟龍得雲雨
智謀士所見畧同
孔明意亦慮此
寄寓有似養虎
周瑜薦肅自代
魯肅臨事不苟
公瑾王佐之資

也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生殺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戸謂可損專兵之謗減不遜之責一何愚矣衆聽之甚哉齊晉霸主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禮樂專征伐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鑑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梟水獸似蛇四足能害人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如熊虎之猛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蛟龍屬無角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鑑周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地名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

丁南湖曰東坡赤壁賦特稱孟德困於周郎孟德盖世英雄氣吞宇宙瑜也一年少而能困之豈非陳壽之所謂奇才若乎若假之年則孫曹之雌雄未可必也然曹有幸而孫不幸故瑜年三十六遂卒焉嘗考瑜與孫策分配二喬國色而策乃先卒矣瑜又精於音樂毎以三爵之後校平歌曲則其夭也殆聲色之所致耶

飲醇醪不覺自醉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
讀書見有所益
孫權勸呂蒙就學
非復吳下阿蒙
別三日刮目相待
大哉學之爲益
刘備以龐統爲治中

鑑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醇醪音勞美酒也不覺自醉

鑑權以魯肅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鑑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塗道也當塗猶當路也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涉獵謂泛覽流觀譬如涉水獵獸不精專也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今德化縣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阿發語辭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胡致堂曰三國之主權爲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躭究於辭藻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綱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鑑初備以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名今屬衡州在縣不

三省曰善談者世事也

三省曰尅日者尅定其日也

從事士元非百里才當展驥足

劉論當

韓遂請與操相見語移時不及軍事賈公之智

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漢制治中從刺史行部別乘一車故曰別駕始當展其驥足耳如馬須大路乃能展其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譚與談同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丁南湖曰】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昭烈急於用賢故魯肅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在昭烈也魯肅以人才為恤而不以敵國為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為引後進而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舉乃忠言妙策以取益州而輔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按統為德公之從子為孔明司馬徽之姻朋性好獎進士類蓋南州之冠冕而荀彧之比郡云

【綱】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書法】丞相副前乎此未有也丕之事綱於是為甚焉

【目】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操留子丕守【鄴】鄴今臨漳縣屬河南彰德府自將擊超大破之遂超奔【涼州】初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操乃與尅日會戰大破之操追至安定郡名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

三省曰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変化非一道

張松劝璋結劉備

【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吾若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使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鑑】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不得志邑邑本作悒悒不安貌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魯即五斗米賊以鬼神惑眾據漢中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曹操遣繇討張魯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

曹公雖來無能為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取益州大業可成　逆取順守古人所貴　嚴顏拊心歎　坐山放虎自衛　厚樹恩德收衆心　將軍為天下之鎮

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涪音浮縣名郎今綿州）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壬辰十七年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目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爲天下之鎭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

軍事有專無請　程昱善處人父子之間　修德政以比隆盛世　明君求賢如飢渴

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卽往白操操果不誅旣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綱孫權徙治建業○目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以爲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今直隸應天府）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秣陵今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是其地也昔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氣埋金以鎭之名曰金陵秦始皇亦以王氣爲嫌改金陵曰秣陵以抑之我明皇祖定鼎于此卽今南京）

綱七月權長史張紘卒○目時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

秣　靖

明君以義斷息

董昭劝加九錫

君子愛人以德

荀彧死矣室

彧之殺身无可取

司馬公之語弃不錄

也權肯者爲之流涕

綱 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 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䀌初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 濡須水名今在盧州府巢縣 彧以疾留壽春 飲藥而死 諡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考異 按後漢書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發明 荀彧之死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于操手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彧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豈予之哉夫曹操姦詐忌克凡才智之士鮮有爲其所容彧既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筭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況其纂弒已成彧乃欲以正論尼之何其且彧與操周旋踰二十年豈不知操之爲人而欲以秉忠正守退遜責之乎彧之殺身既不足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則在於從操之初晚節末路則亦未如之何矣使彧果能爲漢而死則綱目當以當操議加九錫荀彧自叙爲文今既削而不書又併司馬公光褒稱之語棄之而不錄則其不滿於彧昭然可知失身於操者生死皆辱也

彧死漢室何如

荀彧有殺身成仁之美

荀文若道似伯夷

劉穆之宋齊丘之比

宋景文最得情狀之實

荀彧功不在管仲之後

曹操五霸罪人

荀彧仁居管仲之先

楊龜山曰 曹操挾主威以利天下也久雖庸人知之而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豈誠有忠貞之節哉欲以晚節蓋之爾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仁求免亂臣之名難矣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又曰東坡謂荀文若 荀彧字 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子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汙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朱子曰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攷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婿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胡致堂曰 操自起兵唯有奉迎獻帝出於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擒呂布破袁紹下荊州定其功不閲中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稱荀彧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威抑戎狄事周室徒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豈曾陵迫君父弒天下主母如操之所爲乎五霸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漢真亂臣賊子之魁桀耳○温公曰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丁南湖曰 彧之勸操也取兗則比高光迎帝則比晉文官渡不令還許則亦比漢楚而大順大畧等語皆伏漢執言于篡取之詭策[illegible]其教盗穴牆發櫃者誠是也温公乃以彧爲仁以仕爲謬而其言曰凡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所言耶愚謂其文則史春秋之定法而温公所自作之通鑑亦一一皆史矣顛獨於彧而不信史則其通鑑亦不可信乎

厖統陳取成都三計

二子喜來見

綱目不得為備隱

昭烈經權得失

【袁了凡曰】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夫擬人者必於其倫知人者必論其世伯夷且不欲殷之為周況漢魏之際乎才似子房或庶幾焉然子房之才能用之於高祖又能用高祖以為韓滅秦功成而無迹迄免於患彧祖父皆仕漢淑奕台司身為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綱】十二月劉備據涪城（縣名）○【目】時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白帝城名在夔州府）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進據涪城

【書法】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據兗州皆罪之也備其書據向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綱目於是不得為備隱矣

【宋黃曰】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孔氏曰先王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璋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焉有知權耶既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竊盜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生子當如孫仲謀

時人皆服其清

操欲復肉刑

名輕而実重

【方正學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云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殆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襲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

【鑑】癸巳十一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在巢縣）號步騎四十萬孫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仲謀孫權字）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景升劉表字）操撤軍還

【綱】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書法】九錫自莽始如書於是再見然莽書加安漢公莽九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

【綱】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綱】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

【目】曹操郎中令袁渙得賞賜之物皆散之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目】操欲復肉刑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

我州无降將軍
張飛義釋嚴顏
孔明迂刘璋
刘備自領益州牧
孔明之所以失

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皆非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竟不行

【綱】甲午十九年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目】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皆縣名)飛定巴西德陽(皆縣名)龐統中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為計亦來請降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縣名屬荊州府)盡歸其財物備自領益州牧

【蘇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昭烈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迎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忠义激天下之心
昭烈以信义聞天下
問刘備取刘璋先儒蘇氏葉氏之說果孰當歟
取璋正所以為義
孔明必求有成
孔明為此便有班駁

【葉氏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為有義吾竊以為不然昭烈之取劉璋正為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猥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劍閣道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自規便利圖竊神器此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以孽息闒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耶故昭烈之舉上以攄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若正所以為義也

【丁南湖曰】劉璋孤弱以備為泰山之倚故張松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是以璋之事備也盡其兵以助之盡其財以贍之盡其力以迎之盡其情以歡之是璋能厚備而備亦不可薄璋也夫何締交之後不數月間乃即反兵而圖之適降而取之夫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故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矣此不可為也又曰只是為利君子則不然也朱子曰孔明取劉璋只為事欲苟成功欲苟就孔明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蘇子曰仁義詐力雜用孔明之所以失也又曰孔明遷劉璋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斯三子皆確論也近代葉趙二氏乃謂劉焉據有益州為漢之奸賊至以二袁董卓比之而曲辨取璋者之為義嗚呼益漢郡也備與焉璋皆漢裔也備可以

荊楚群士從之如雲

放虎於山林

擢用西土賢士

郡縣望風景附

有志之士競勸

若

劉巴請鑄直百錢

取諡而焉獨不可以據諡乎二氏之辨誠曲矣

鑑 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景讀如影言服從之如影之隨形也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劉巴宿昔所忌恨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鑑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三省曰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

易比卦比之匪人

周秋官刑典

諸葛亮不禁法正

孝直為之輔翼

翱翔不可復制

諸葛亮以嚴治蜀

恩榮並濟

諸葛亮為治之要

目 法正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鑑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德政不脩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蔡虛齋曰 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刑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先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

三省曰重直用翻言再三加察也

蔣琬非百里才

三省曰防隄也閑闌也防以隄水閑以制獸皆禁止之義也

邢顒防閑以禮

採春華忘秋實

三省曰智以料事防以保身

二荀之進善去惡

二荀論人久益信

以義不循疾徐耳苟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鑑】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廣都縣名屬成都府長猶令也）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治理效也）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綱】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目】操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顒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綱】魏荀攸卒○【鑑】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荀彧字）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荀攸字）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丁南湖曰】綱目前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此書魏荀攸卒夫彧攸皆魏之謀臣也而書法何其異乎前書官而不書魏者以其官猶漢而貶之也此書魏而不書官者以其心於魏而斥之也詞雖異而意則同也

孫

徒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逐

【綱】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伏后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足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虞愚按操之戕害國母其凶暴虐戮不在莽卓下而華歆之黨逆至於壞戶發壁非萬世名教之罪人哉）

【綱】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操之女也）

【鑑】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往夏口（夏口在湖廣武昌府荊江之中）備遏之不得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使關羽爭之權

任

正誤曰令按壓笮也當爲臨迫之義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

孫刘分荊州　此机不可失　聖人不能違時　刘備有度而遅　刘備人傑　諸葛亮明於治國　関張勇冠三軍

使魯肅屯益陽（縣名屬湖廣長沙府）以拒羽會聞操攻張魯取漢中（今漢中府屬陝西道）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瑾亮之兄也）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魏公操自擊張魯後之操入南鄭（南鄭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此曹公引光武語也）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懼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不（讀曰否）曄曰今已小定不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等守漢中

鑑　軍

賀齊迎權入船　願以此爲終身戒　刻心非但書紳　封閻圃爲列侯

【袁了凡曰】古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漢高祖謂蕭張韓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定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關張勇而有義爲之將相此三人者皆人傑乎謂孔明以治國爲賢相以策敵爲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軼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於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爲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愧也說乾曜亦當孚乎

【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目】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教令也爲教猶言作書）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署發書也函匱也所以盛書署函邊者謂發著於教函之外邊云）曰賊至乃發（發啓函封也）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綱】十一月張魯出降操以爲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爲列侯

四 二

手省曰寒門言所出微也

塞本原而末流自止

解衣手指瘡痕

崔琰露版答魏王春秋立子以長

曹丕問賈詡自固之術

賈詡默然不對

【晉陵吉甫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

【綱】丙申二十一年五月魏公操進爵為魏王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胡氏曰】操節次自遷勢日以逼設使未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為矣

【綱】丁酉二十二年正月魏王操擊孫權三月權降○【目】權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周泰字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瘡數十吾亦同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綱】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目】初操以曹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愛之欲以為嗣以問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丕為五官中郎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

廿七

賈詡思袁劉父子

辛君知我喜不

主國不可以不懼

法正劝劉備收漢中

漢中益州咽喉

諸葛亮盡時人之器用

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操大笑丕既立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且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目】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率諸將進兵漢中張郃等拒備不利今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綱】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目】初權以嚴畯代肅督兵領

廿八

茂畧能以實讓
陸遜稱式佳吏
式意欲養民
此誠長者之事
紀晃起兵討曹
金禕與紀晃起兵

况 二

曰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蒙代焉衆言蒙能以實讓

綱權遣陸遜討[丹陽]郡名山越平之○目山越既平遜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綱戊戌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目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爲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發明]操以奸賊之資躬行弑逆篡奪漢祚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強大之故未獲其罪而使討賊之義屈而不伸豈晃等雖微要是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俛首事賊之人綱目正名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爲榮也嗚呼討賊若此爲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

綱己亥二十四年三月魏王操自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

子龍一身都是膽
關羽威震華夏于禁不及龐德

六出雲陣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蹂踐踐踏字墮漢水中死者甚衆備明日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子龍趙雲字一身都是膽也操引兵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按陳壽志先主旣定諸郡黃忠委質隨從入蜀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冠三軍後於漢中定軍山斬夏侯淵先主用爲後將軍

綱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都關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樊城名在湖廣襄陽府北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躡追襲之也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魯肅劝權撫輯關羽　孫權求婚關羽　呂蒙劝襲關羽　陸遜意思深長　陸遜才堪負重　陸遜稱羽功美

【目】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輯與集同和也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然後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諸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陳其可禽之要權遂發兵令蒙襲羽又權為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衆請密之董昭不肯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羽聞則圍速解矣羽聞之

白衣搖櫓　呂蒙軍法嚴整　孫權取荊州　關羽萬人敵　呂蒙失同仇之義

猶豫不能去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䑧䑠中䑧音構䑠音鹿船名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襲之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麋芳傅士仁素嫌羽輕己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麾下大將軍之旗曰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鎧蒙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羽聞南郡破即還保麥城麥城在湖廣當陽縣東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于章鄉俱被害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權至江陵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權問濬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朱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胡致堂曰】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傑萬人敵也而短於謀輒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糜芳傅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己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為掎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反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使時有法孝直龐士元者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兵為商賈行潛取荊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翦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

問朱子謂人但知曹操之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其故可得聞歟

孫權論周瑜得失

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丁南湖曰朱子云學者但知曹操之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併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糾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朱子先存此見故綱目於呂蒙襲取江陵不曰蒙使潘璋殺關羽而乃書曰權邀斬之所以歸罪於權者其無翊漢之心有助操之惡耳

唐荊川曰按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寄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身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而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

袁了凡曰關羽義勇忠烈禀乾坤之正氣千古真正英雄也然性矜技上人亦其所偏聞馬超武勇則書問超材誰比亮答以未及美髯公絕類逸群乃悅及先主用黃忠爲後將軍拜羽爲前將軍則怒不受拜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以費詩再三勸諭乃感悟夫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而羽必欲材名勳位無一人我匹者誰能共功乎

論孫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

三省曰張言者張大而言之也

集覽劇与易也

三省曰著直畧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illegible]使操加其上也然操必以權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

一見便及帝王大畧

問孫權論群臣長短何如

一短二長

易難

帝王之起皆有驅除

孫權稱臣於操

欲踞吾著爐火上

曹操自比周文

荊州邈焉寡儔子敬魯肅字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俱欲迎之子敬獨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呂蒙字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三省曰謂關羽之强適足爲與之驅除也

論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集覽非適統言非特也

注者曰遹述也遵也集覽曰遹遵追隨也遠追前人之志意也

孔安國曰回邪也

化教國家急務 風俗天下大事 風化未有若東漢之盛 光武明章遺化 光武猶畏名義自抑 後漢名節成於風俗 文王之道德精微 有三者可

曹操欺孤弱寡竊奴所恥乃欲自比周文孫權據有江東不能爲

【孫明】漢家除殘去穢乃反稱臣於操是皆漢之罪人也進爵領州豈子之乎蓋亦交譏之耳

【司馬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脩明禮樂繼以明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於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揚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

哉

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搆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呑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程明道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於道矣

【胡致堂曰】隗囂據隴右劉表牧荊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西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以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矣乃敢以文王自方耶

耳

三省曰眩者目無常主雖眩以僞謂人不能亂其明

以語文王 曹操知人善察 看三國識破一事 遺令之意何如 此乃操之遺意 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綱】庚子二十五年 魏曹丕黄初元年是歲僣國一 正月魏王操至洛陽薨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至是薨操太子丕以王后令即帝位 操立夫人自號王后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詣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乃理會武帝之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生平姦詐至此盡矣故臨終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子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袁九曰】古記載漢高勅太子云吾生當秦禁學亦不喜讀書謂無所益踐祚以來追書方出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高帝大英雄人披胸教子豈復有隱飾哉曹操征孫權留子植守鄴戒之曰吾廿三時爲頓丘令思此時所爲無悔於今汝今亦年廿三

前漢書王溫舒傳溫舒少時椎埋為姦注椎殺人而埋之
晉書曰天朝謂漢朝也

王溫舒少時椎埋殺人而

陳詳九品官人之法何如

魏置州郡中正

賈逵真刺史

威福書之明誡

矣可不勉與。瞞平生欺天罔人亾所不至，至是年六十矣，尚不知悔，乃復誕其子，真可笑也。

文曰 陳孔璋為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至隳突，無骸不露。果然則操一椎埋賊也。然別傳載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則琳言蓋不虛。操死，葬鄴，為疑冢吉山於魏郡之講武城外漳河上，纍纍相望，凡七十二處。夫操自掘（掘音搰，與掘同）人多矣，能瞥弗懲乎。

鑑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九品有正有從），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綱 六月，以賈逵為豫州刺史。（逵奏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綱 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追尊父操曰武皇帝。）○目 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濟。濟謂丕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又魏王丕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丕

所言乃社稷之慮

辛毗引裾

湯武不失為聖人

商周不失為正統

朱子有補於名教

光武希世之奇功

光武有帝王遠略

東漢之風幾於三代

建武永平之遺烈

舜禹之事吾知之

意甚盛。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諫，丕乃徙其半以實之。

發明 自書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為聖人，商周不失為正統，亦惟求其實耳。今朱子直以稱帝發王大書于冊，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與，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

[illegible]曰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挺英雄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帰滔天之敵，使海內播然變而為漢。宛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衆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封竇融而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及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脩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亾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亾，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于桓靈而綱紀大壞，廢錮英傑，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哀哉。

丘瓊山曰 曹丕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惡，勸進辭讓至於再三，登壇燎祭，曲盡儀文，顧謂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

光武

甲

者豈明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所以事堯禹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與賢乎噫已實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耶

○東漢總論

顧運淵曰王莽即眞窮凶極逆卯金鼎絕人民改代天下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以劉秀當爲天子而興兵白水（山陽王書曰高帝起亭長陛下起白水）以捕不道于時盜名字者不可勝數而秀乃除莽苛政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麏至莫不研精殫慮被甲躍馬以共噓死灰於復燃（古制論燃高事之死灰復然之）攻邯鄲而王郎授首命馮異而盆子（赤眉）歸降擊銅馬而關西按死委棄漢而江淮悉平（斬董憲龐萌）遣耿弇而張步躬款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述隕首天戈所指乾清坤夷日月所照皆爲臣妾且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徵任永馮信之輩）物色嚴光崇王卓茂閑玉關謝西域視太學校戊

講（經）首爲論道東都之業炳炳麟麟（揚雄美新篇○麟與燐同）繼盛於西京其始長者家兒之譜而動臣爵絕（馬援曰但恐長者家兒或在左右從事殊難得調至是梁松構陷援詔收印綬宋均訟事援傳死至名滅爵絕）讀河圖會昌之讖而修志東封（帝東巡封泰山）溺貴人麗華之寵而嫡子遷位（帝易太子）不能不爲盛德之累焉耳明帝即位以萬乘至重壯者慮輕（詔曰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而克遵舊制垂情古典嚴絕外家不私毫髮聽鍾離意疏而止北宮納東平王（蒼）諫而罷校獵禁章疏浮詞而不爲諂子喩可謂從諫不咈改過不吝者矣是時太和協暢萬幾穆清（傅毅七激篇六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幾穆清）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而望雲物尊禮三老（以李躬爲三老）五更（以桓榮爲五更）而冠帶雜遝於橋門郁郁然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呂溫人文化成篇）東京風物於斯爲美而詔群司極言以示百官匈奴遣子入學二事又終綱目之所無者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蔡邕曰建武永平之政爲東都之首稱）大有年之祥信非偶然也獨惜其自起撞郎歎弘

人之雖度而求書天竺釀後世之浮屠君子不能無憾焉章帝繼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納陳寵琴瑟之喻寬刑也公上林池籞之賦愛民也立白虎觀以議五經同異之辨尚文也而又孝隆太后友愛諸王不遣就國勸課農桑平徭簡賦誠足以繼美之實增光前烈史稱長者誰曰不宜然太子以無故廢初宋貴人生太子慶竇后養梁貴人子肇爲子誣陷宋氏乃廢慶立肇梁竦以無罪死肇立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諸竇作飛書陷竦而竇氏驕淫滋甚憲國家欲棄憲無異孤雛腐鼠顧不思以時收奪而使縱其貫天達地之惡郅壽劾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其爲白璧之瑕也不既多乎廢太子殺梁竦二事所謂白璧微瑕也

論和帝

和帝幼沖權在竇氏帝獨渙起宸斷殲厥大憝誅憲納諫崇儒動無大過以陳寵爲廷尉而仁恕見矣除民之租稅而愛民切矣勿受遠國之羞而不以滋味爲德矣嶺南獻龍眼荔枝唐羌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獻爲能詔太官勿受獻凡其所施盡亦慈儉之君也所可恨者誅憲之舉謀於鄭衆而勾質令封侯句宦今鄭衆封鄛鄉侯以梯十常侍亡漢之階以乎拒虎而進狼耳

殤帝崩在襁褓鄧后以清河王子祐安帝入承大統時帝年已十三而猶把握朝權不忍釋手故論者以災變迭形皆爲女主當陽之故然太后既崩而山崩地震水雹日食之變曾不少減安帝即位以來書災變者七十日食十有三地震二十有二可以惕然省矣而乃憎輔遠弼隆恩乳幸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幸將石府留飲十日嬖身重孚執柄持權江京李閏皆封列侯淫戚驕親耿寶宋楊四子等宮官隆秩黑白混淆天下宣嘩楊震上疏帝之多不德如此欲以弭災靖亂尚可得耶

論順帝

安帝既崩閻后圖擅大權貪立孩孺立北鄉侯天歸其衷北鄉尋殞孫程等迎立故太子濟陰王是爲順帝誅閻顯遷太后而權在十九侯封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又尊寵乳母復委翰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李固對策公卿類多拱默至相謂曰白玉不可爲容容多後福虞詡上疏此其時政爲何如然暨楊震初楊震被讒句自鴆夕陽亭故虞詡朝太后却貢珠起太學擢周舉以孱弱如帝而善政可紀有如此其亦庸中之佼佼者歟光武曰所謂鐵中錚錚

論沖帝　論質帝　論桓帝

(中佼佼者也)沖帝二歲即位梁后臨朝委任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庶幾可望治
乎至質帝立而跋扈將軍(梁冀)雄豺狼於當道而帝以毒餅矣(冀弑帝)冀欲
長保富貴迎立蠡吾(桓帝)意氣凶凶操行不軌禮儀比蕭何封縣比鄧禹
甲第比霍光紆青拖紫朱丹其轂連組磊落一門貴盛漢世外戚之驕
未有若是者帝不顯其罪以戮之而使功出五侯(單超左悺具瑗等)是猶鮮醒
(酒病曰醒)當以酒也由是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
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范曄論)而權歸奄竪于斯時也
天垂異地吐妖(襄楷上書)國家有三空之戹(陳蕃曰今有三空之戹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正人王
焦心毀顏之時廼騁心輿馬之觀再行若千之祀(人王崇道欲之始)仇讐善類
屏隔讜言終身暗惑未有勝政(黄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噫桓之爲桓可勝
歎哉諸君子生丁是時不能閉門稿軋含華隱耀(晉張協七命論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
(龍盤)以高栖其志(魏王粲七釋篇潛藏其身高栖其志)而欲仗一簣之微力障頹波橫流之

論靈帝　論獻帝

衡一戰不勝公議敗績(范滂論云本傳范滂之從一戰不勝公議敗績)竟致大奸伺隙而海
人擧激而爲黨錮之禍人之云亡其如邦國之殄瘁何靈帝既立曹節
王甫董扇侯謀奸梏弄國柄陳(蕃)竇(武)於此不思深算妙慮以除穢鋤
豪而語以泄敗(史記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一跌不收(宦官殺陳竇)俾群奄愈以無忌勢
如沸灼政如網罟此何等時也黨竇不察互相標榜乃有三君八俊八
顧八及八廚之稱而禁錮重申爰及五屬億兆悼心智愚同痛天地板
蕩四海離情而帝方鬻獄賣官後宮列肆父母刀餘奴隸朝士方之於
桓靈又甚焉是以雌雞化爲雄青蛇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墮溫德
而帝晧無警悟自此黃巾滿四方(張角等起謂之黃巾賊)青草延千里(一國中文傳小兒歌曰)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生)而漢之亡決矣靈帝崩而皇子辯立大將軍何進總皇
威權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於此而掃除積穢猶鼓洪爐燎毛髮耳
乃紛紛召外兵以爲掩目捕雀之計卒之頭顱墮地(宦官殺進)天子流離(宦官)

(刼帝出 云土河上)蓋朝廷而爲天下笑。咎將誰委。董卓入朝，敢行廢立，刼遷帝室，宮廟煙灰。于是關東諸侯共以誅卓爲名，雖能市曜臍燈，而終致九州幅裂。公孫瓚舉事於幽州，劉表雄視於荆土，孫權虎踞乎江東，袁紹稱強乎河北，袁術僭號於壽春，劉焉遠據乎巴益，曹操遷駕於許都。群兇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帝無復焉。(策魏武九錫文曰群凶云云)甚至老瞞得志，而挾天子令諸侯，弒毋后(弒皇后伏氏)僭殊禮(加九錫)以陵轢君父，是去一卓而得一卓也。劉輕曹重(賦云后戚立權內宮分弁四星耀斗百擁權陳陽弱陰強劉輕曹重)當塗兇悖(晚庵詩曰東京失其制刑臣弄天綱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兇悖炎精遂無光但知左將軍仗鉞西南疆)征鼙震于闔宇，流血染於泉壤。我瞻四方，曷其有極。室而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傾頹，乾綱解紐，投袂涿郡，以信大義於天下。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分荆州以栖足，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然百敗而其志不折。左龍(孔明也)右鳳(龐士元)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曹)東之吳(孫)割鼎吃

油　江油溪縣名

峙，以延正統。竊怪夫孫權不能仗義(孫劉爭荆州襲殺關羽)而使猇亭之役(先主伐吳)折辱於陸遜之師也。白帝託孤(帝入白帝城託孤於亮)後主纘位，孔明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七擒孟獲，忘歲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高八陣，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幗之遺，方圖鞠躬盡力，而中營星巳告殞。先正云：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誠齋論以喻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豈其然乎。姜維繼丞相之任，時勢洶洶，九鼎中原，壯懷未就，憫時者作仇國論以諷之(譙周作)愚以爲伯約(姜維字)伐魏之舉，雖進寸退尺，而志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上非興主，下有奸奄(黃皓)鄧艾懸崖之冠至江油，而禪已面縛詣敵，營吳赤精衰歟(杜甫太廟賦)都隋鼎去(李庾東都賦)不思蜀土，甘樂他邦。悲夫悲夫。高祖以亭長肇漢，光武以白水中興，昭烈以孤窮分鼎，而子孫居九州之地，身無所安處(曹冏論)所以然者，皆以毋后(呂后竇后梁后)宦(十常侍十九侯張讓黃皓也)戚(王莽五侯竇憲梁冀等)強臣(董卓曹操)之故。有天下者其思

履霜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衣袽之戒易曰濡有衣袽以救炎炎之勢於熒熒之始云六韜曰熒熒不救炎炎柰何

48-11671